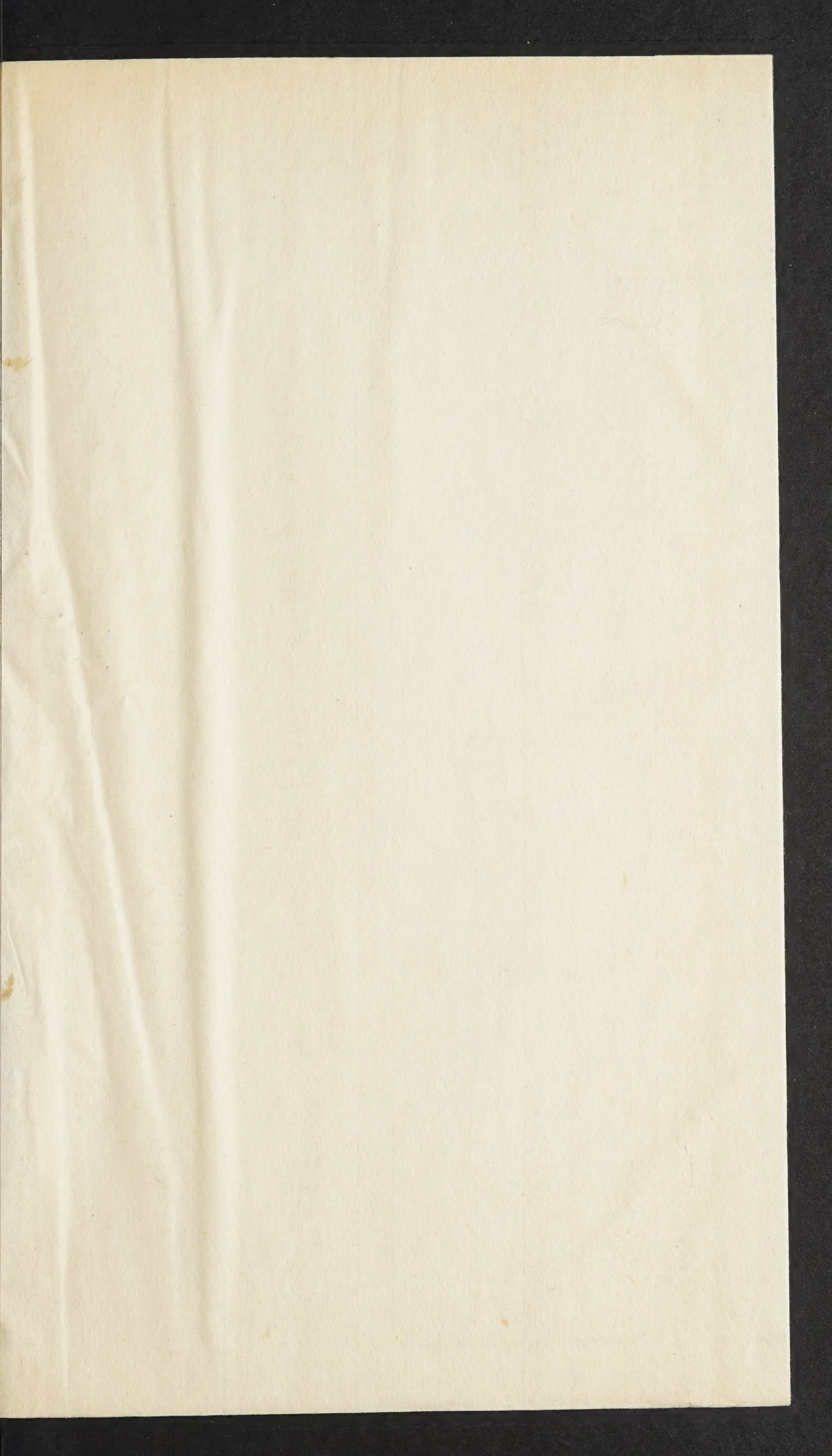








# 漢魏六朝正史文選序

史文未有選者選之始自此集夫史者國典之所存也而文華傳之傳於史者

有二有史之文有史所載
之文風釆見於點綴議論
行於敘述此史之文也公
朝之言因事以顯私門之

撰託人以傳此史所載之
文也史文惟班氏前漢獨
分史公之長雖雄奇詳贍
致有不同而引情切事風

流未泯自此以降敷敘而
已獨所載之文史不絕篇
覽乎斯傳如見其世宏放
之章激風峙氣幽沉之思

折理分肌藻繢之作爭妍
敵秀實各一時之致也此
集本自兩漢中閱魏晉橫
鶩南北以訖于隋階降千

祀羅文如干抑可謂好古篤志潛深者之業與昔昭明之書名同文選兼取詩賦多與宮寮互有商榷猶

取舍未衷體例無據見譏
有失大雖曰譏之久而竟傳
至今不廢則豈非其用心
之勤哉雖然是亦有唐六

君子之力也假令無李君

之宏覽五子之通明選郎

高後之學者孰能讀之然

則此一書者將必有大雅

君子焉閔其勤心出而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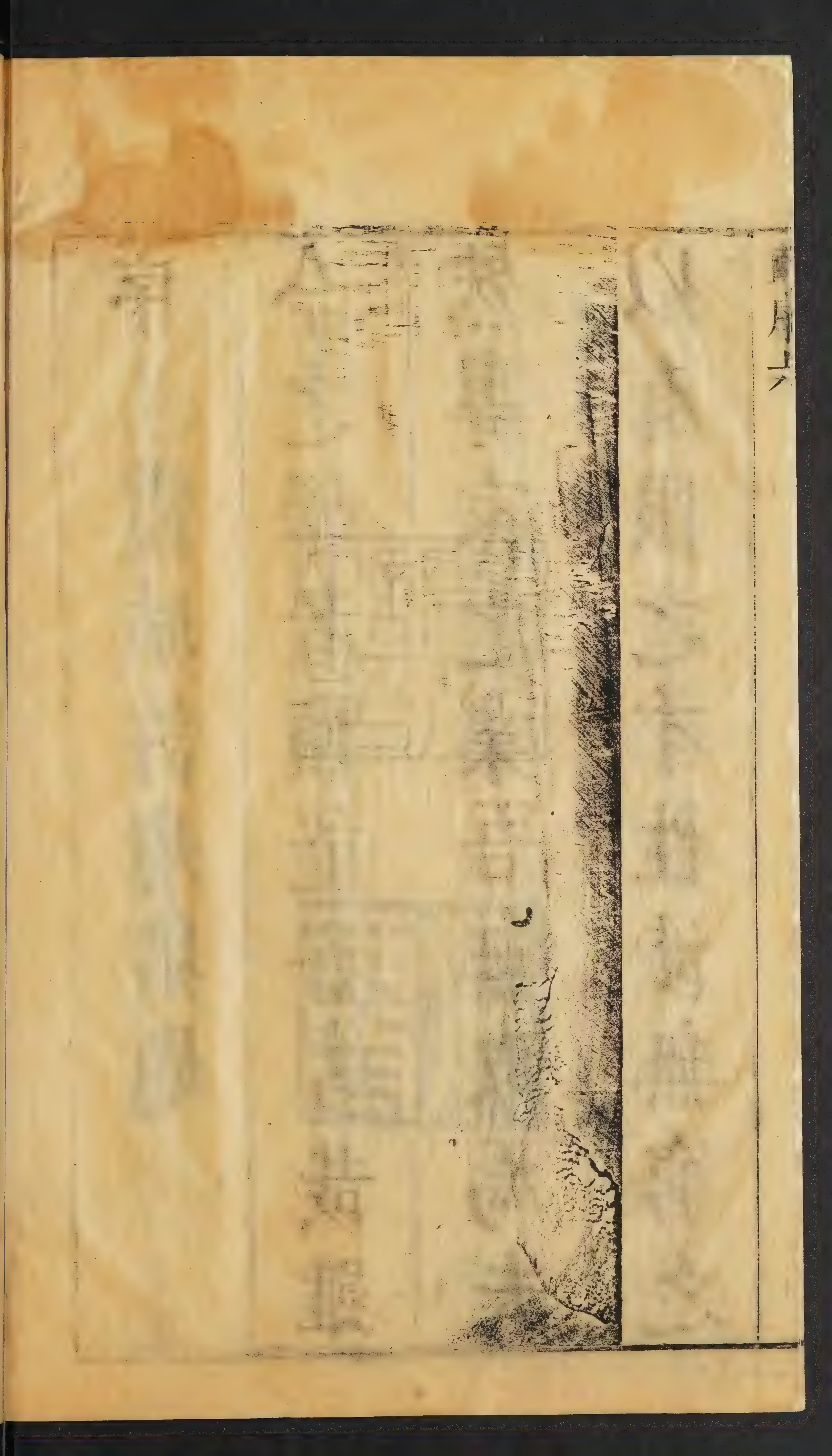
之重者殆以久近卜之耳

成是選者凡三人倡其指

者爲勾章陳廣生廣生外

溫而內栗學富而行高此
吾鄉顧觀生以特立不群
之士呼清儷而相求于𡋯
者也

霞城許譽卿題



序

今之學者類能好古哉雖
然專家之業吾無取焉夫
以有限之才性涉無窮之

紀載卽欲不專勢有未可
非日好之此其情也如能
各循其材力之致流觀于
大勢所存庻可以不此之

病矣夫反子而有有經廣經而有史三者之目皆專也就史之中又執其一而攻治焉專斯固矣三子者憂

之漢魏六朝之選于是有成也夫選者致美之事也而文之著于史者則又其爛然者也葢二代之史類

非一家所就一時所成或
伏膺王命編于蘭臺芸閣
或側目時邪筆于曀室私
庭大宰前處其痒後踐其

名籍而有之遂居上耳然
作者既衆歷時且長彼人
事之是非當以益明此篇
章之登落亦爲加審而比

文者卒用不替斯爲爛然
故可以見況又加之今選
採以介夫之明悟定以廣
生之沉詳制以觀生之嚴

斷者乎夫史即一家上下
千載變亦殆窮將畢之所
謂體大而思精不在此與
吾師霞翁先生剛風清尚

激烈
兩朝砥礪當世介夫世兄挾
不世之才存矯俗之慮又
以如此復爲先生其將何

疑

通家社弟臨川陳際泰

書

# 序

夫史之爲學其義博矣遠者推步天地體驗陰陽追測星緯考詳災福次則禮制繁省法禁寛威溝渠之典廢錢布之通塞州郡有建革職官有除設四夷叛服去來九域山川阨塞又甚重者也若迺聖仁雄察之君嘉猷善教深策遠圖淫昏庸劣之嗣憨態童昏狂情虐政忠臣孝子之心亂臣賊子之膽家國是以興亾倫敎所繇扶滅抑皆其大者焉至夫夸士逸人死權狥性貞女哲婦蹈義極情勝敗得失用兵在機

先後洩密處勢尚術事可省循罔非矯鑒學者取此明理數通往來昭據治亂審適邪正益智達權立體足用平常無擾于心馳驟不疑于措故足樂也夫豈徒以文哉文之著于史者類因事以見情亦即言而觀行用有紀也然而賢人君子抱奇才負高意宏覽今昔包彙天人藴仁義之姿懷慷慨之烈言語未階無以自見其志文華不顯亦何繇獨昌其盛者與繇是而言文亦誠重竊因讀史之餘間與一二同心私自商畧以爲太史公舉左右二史合爲一書條有兼

貫理無孤廢如其載實呂氏東萊有詳節一書追乎
近世亦有趙氏讀史之編事則就約言未加裁擬有
闕焉爰茲三餘相爲編帙探史十二衷文數百歷世
既久盛衰覩焉且夫文之難論也古人喻諸權衡銖
量所移俯仰有反區區此書成于三人之手定于旬
月之間取舍烏擇其衷紕漏曷逃于刺者然而爲
文之大智則固可以悟也在漢之初先王典籍厥滅
無餘雖有遺文往往間出時所稱述本諸口授或自
傳聞行事之迹遠不過義禹立詞之則眀不踰六經

然能奪其奇氣發其憤思贍言寢食于聖賢之世貫穿馳騁乎情理之途辨其疑似析入毫芒用以思窮造化筆落鬼神凡自今之觀所爲高不可攀化不可測者乃當日之率意而然以拙自慚不自掩飾者也方是之時何其盛焉及乎專與世爭文隨世薦取資漸多琱刻漸巧文乃益下變乃益窮當其自命之日念每取高古人及乎意盡之餘才廼不逮作者又何劣也此無他前人自用後人狥人前人致虛後人致實前人尚理後人尚詞前人取氣後人取情前人居

明後人居晦前人役人以從已後人舍已爲人役前人運實以致虛後人引虛而就實前人引詞而達其理後人掩理而障于詞前人養氣以盛其情後人放情以喪其氣前人惟恐人之不我了故言過而思留後人惟畏人之速我知故辭白而味竭然則智與不智之概從是可以畧考矣若夫史固不盡乎文而選又何足以盡史史之文又何足以盡史之意哉君子之有意于此者徒觀夫兩漢之世去古最邇魏晉以降風流彌繁周隋之先荒憊特甚云爾蓋自是而起

衰八代者出矣崇禎八年歲次癸亥春王正月華亭

顧在觀序

凡例

史筆莫高子長舍史而始漢者何從所載也班氏所收富于馬也其歷魏而包譽六朝者何時所好也時之所向或在專家亦流華濫棄理泉長微存體質竊所庶幾

文格類繁條爲四目王者之言則爲詔令后太子附之自上下也群臣所陳則爲奏議對策附之自下上也相守移敎幕寮箋記家門撰述若序若論爲公爲私併名雜著雜然不定之謂也史臣論贊

或先篇以引事則有序或後篇以斷義則有論班
氏閑雅時錄史公奇姿未泯范詹事別開門戶字
不虛設目濫心依並無恐屢然作者之身既隔異
代亦懸數朝難可抑從隨附本史是爲史論云爾
讀書之家高者食氣卑者餔糟然荀曰學之不能
無以自來君子故自有學小人未必無才不審而
從誣悖不經貽笑何底近時名輩集中有用頌恭
之詞入序贊人者若斯之累其可殫詳姦僞之文
槩從不取將以愼所繇焉

孝武以聖人之才中天特起罷黜百氏章表六經
故應之者衆運則使然非力所及後漢文不勝質
魏氏實愧其名京洛大有清裁江左浸于浮麗中
原淪彼鴂音以斯爲陋雖作者之家從道汙隆而
選者之手與時抶柳敢云盡美實所殫心
詩賦銘誄並則稱文原本非異揆體終分當爲別
集與之相副
劉氏七畧集在其間循集則有遺人循史亦虞文
欽嗣即旁採衆家網羅諸美名爲集選以期完善

勾章陳　裕廣生

雲間許清徹介夫　同紀

# 漢魏六朝正史文選總目

漢書 卷之一

詔令

漢書卷之四

奏議

漢書卷之五

雜著



漢書卷之六

史論

後漢書 卷之九

雜著

後漢書 卷之十


三國志 卷之十一

三國志　卷之十二

晉書 卷之十三
詔令

晉書卷之十四

奏議

晉書 卷之十五

雜著

晉書卷之十六

史論

序五首　論十一首

宋書卷之十七

詔令　奏議　雜著　史論

武帝四首　文帝四首

孝武帝六首　明帝二首

王弘二首　謝瞻一首

羊言保一首　裴和之一首

范泰二首　王僧達一首

南齊書卷之十八

梁書 卷之十九

詔令　奏議　雜著　史論

北齊書 卷之三十二

周書卷之二十三

隋書卷之二十四

詔令 奏議 雜著 史論

漢魏六朝正史文選總目 終

漢魏六朝正史文選卷之一　目錄

漢書　詔令

高帝

上太公尊號詔

求賢詔

呂皇后

廢少帝詔

文帝

不允立太子詔

令二千石修職詔

重廉士詔

勸農桑詔

武帝

復高年子孫詔

策賢良詔

策諸儒制

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赦天下詔

漢魏六朝正史文選卷之一目終

# 漢魏六朝正史文選卷之二　目錄

漢魏六朝正史文選卷之二目終

漢魏六朝正史文選卷之三目錄

漢書奏議

鼂錯

勸上敎太子以術數書

上言兵事

言當世急務

復言塞下

南越王佗

去帝號書

廷尉信

吏坐贓議

有司

不舉孝廉者議

漢魏六朝正史文選卷之三目終

漢魏六朝正史文選卷之三

漢書卷之一

許清胤介夫　唐國棟隆吉

雲間　顧在觀覲生輯評　顧之莘宗之叅訂

慈水陳裕廣生　陳祐天生

高帝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秦二世元年衆立爲沛公三年入秦漢五年斬羽東城即皇帝位

上太公尊號六年五月上五日一朝太公太公擁彗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故亂天下法於是詔曰

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位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

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
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
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
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秦始皇追尊莊襄爲太上皇皇帝之稱巳襲秦故
此號當於汜水即位之日不後於皇后皇太子之
尊矣逾年以父卻行而動分羹猶可言權此則其
根心者然巳

高帝

求賢詔 十一年二月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霸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酇侯下諸侯王、御史中

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遣詣
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
詔書如此而士未之前眞有如商山老所言不可
以虛詞致也

高后呂氏生惠帝佐高祖定天下惠帝卽位無子取後宮美人子名之以爲太子惠帝崩太子立年幼太后臨朝稱制

廢少帝詔 四年少帝自知非皇太子出怨言太后幽之永巷

詔曰凡有天下治萬民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驩心以使百姓百姓欣心以事其上驩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疾久不已廼失惑昏亂不能繼嗣奉宗廟守祭祀不可屬天下其議代之

於是羣臣頓首奉詔皇太后爲天下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吁漢無人於斯爲極呂氏才術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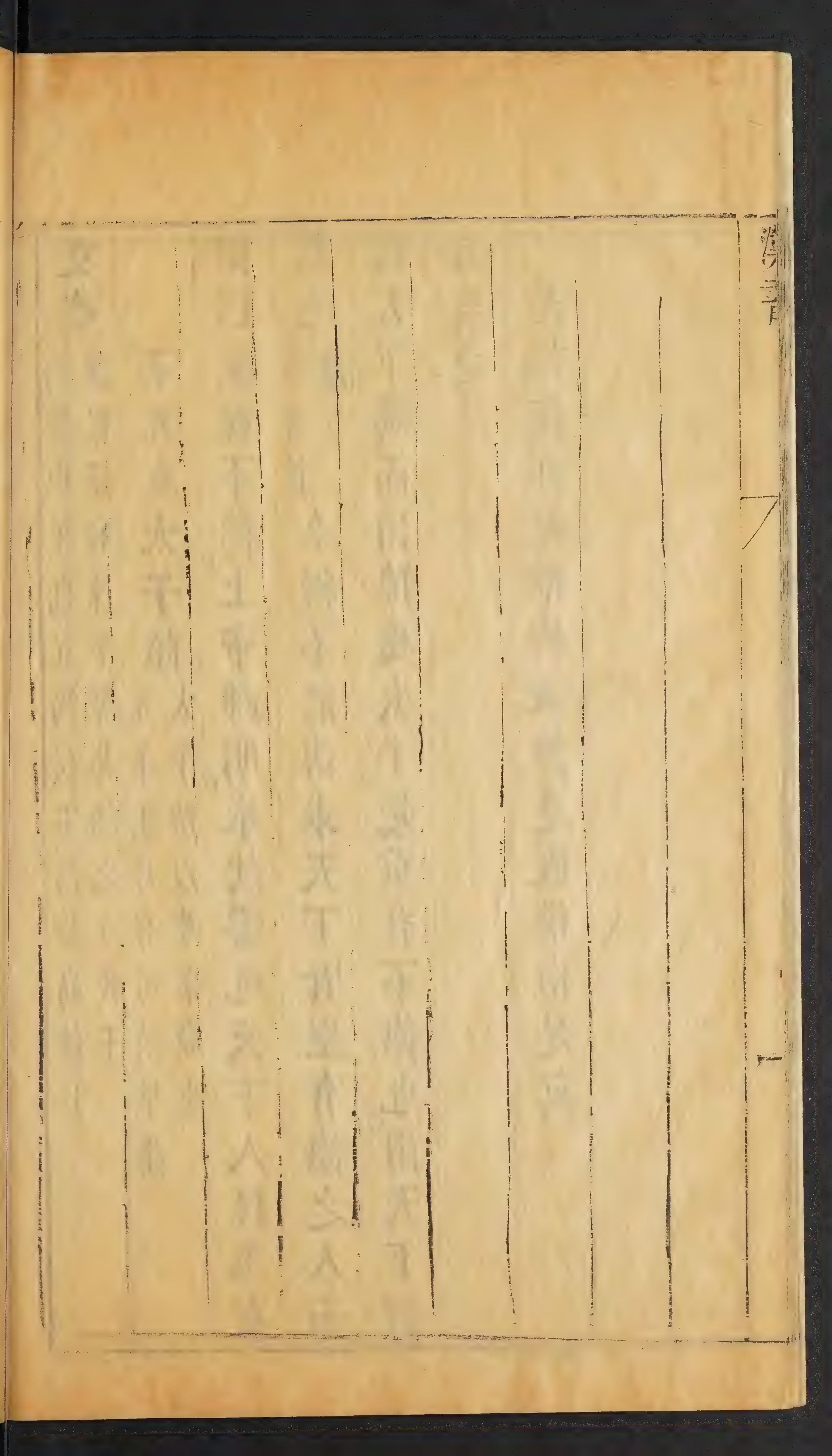
亦繇可見

文帝 高帝中子也立為代王高后崩諸呂謀亂丞相陳平等共誅之立代王

不允立太子詔 元年正月有司請早建太子所以尊宗廟也

詔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天下人民未有慊志 慊音篋滿也 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嬗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

是謙讓亦是權術謙讓是假權術是眞



文帝

賜南粵王佗書 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四夷代來即位意諭盛德焉

賜佗書曰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誖暴乎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宅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

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能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

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以緜裝衣曰褚）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只高皇帝側室之一語不自諱陋忠信篤敬足以行蠻貊有餘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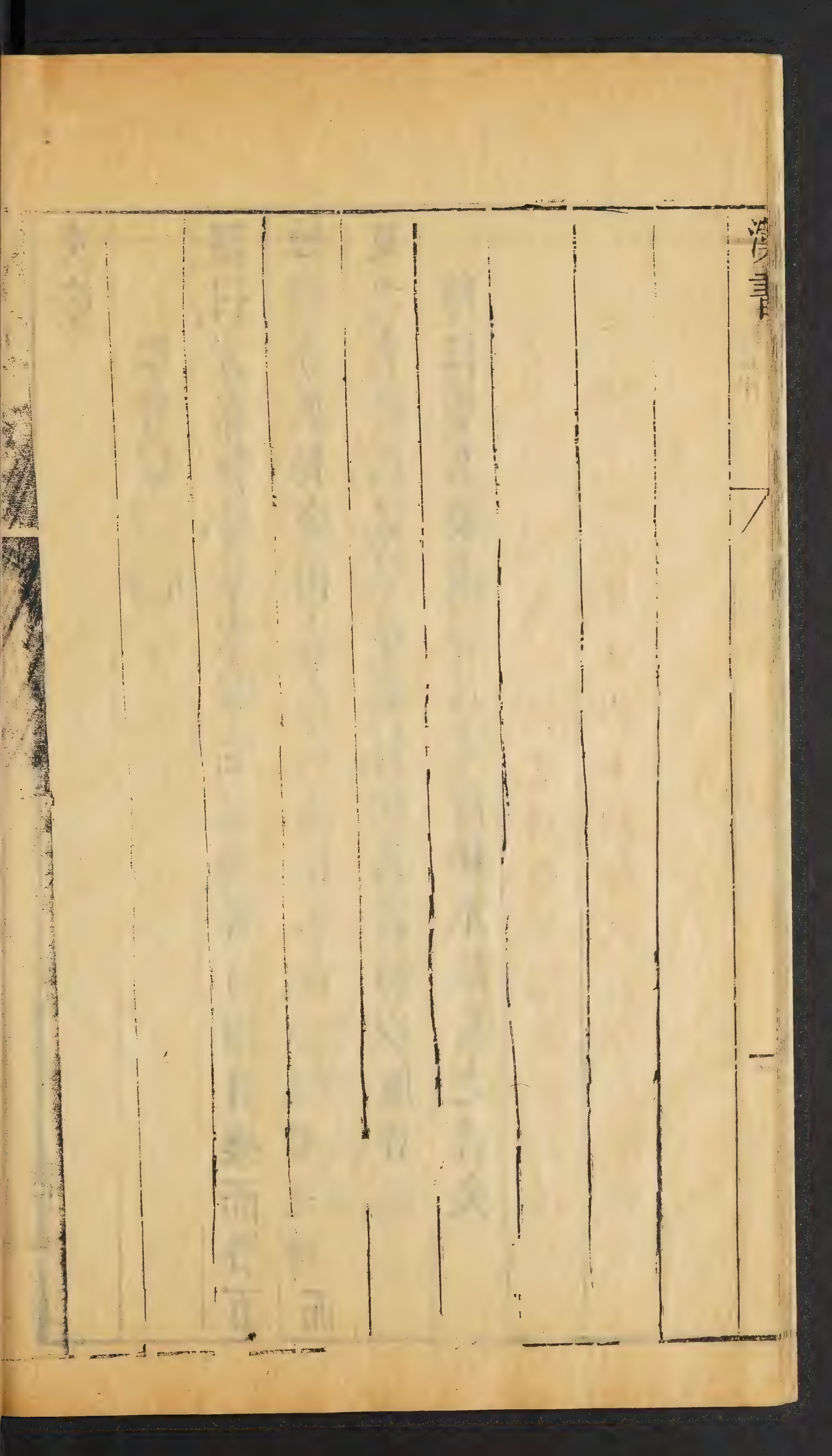
行經部古錄矣
只高皇帝側室之一亩不自韋理忠言意歎異設
王襄樂疑變令明淵圖
齊王十天子齒三十天下齊三十天世王以消費
敬故策貫論信吉王歲意王亦受之歩論言變矣十
韓又行不忍也爾與王今棄前患終今以末市書哉

文帝

賑貸詔 元年三月

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於死亡、阽音擔近邊欲墮之意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賑貸之、

即位未久汲汲於民可謂知本識要之君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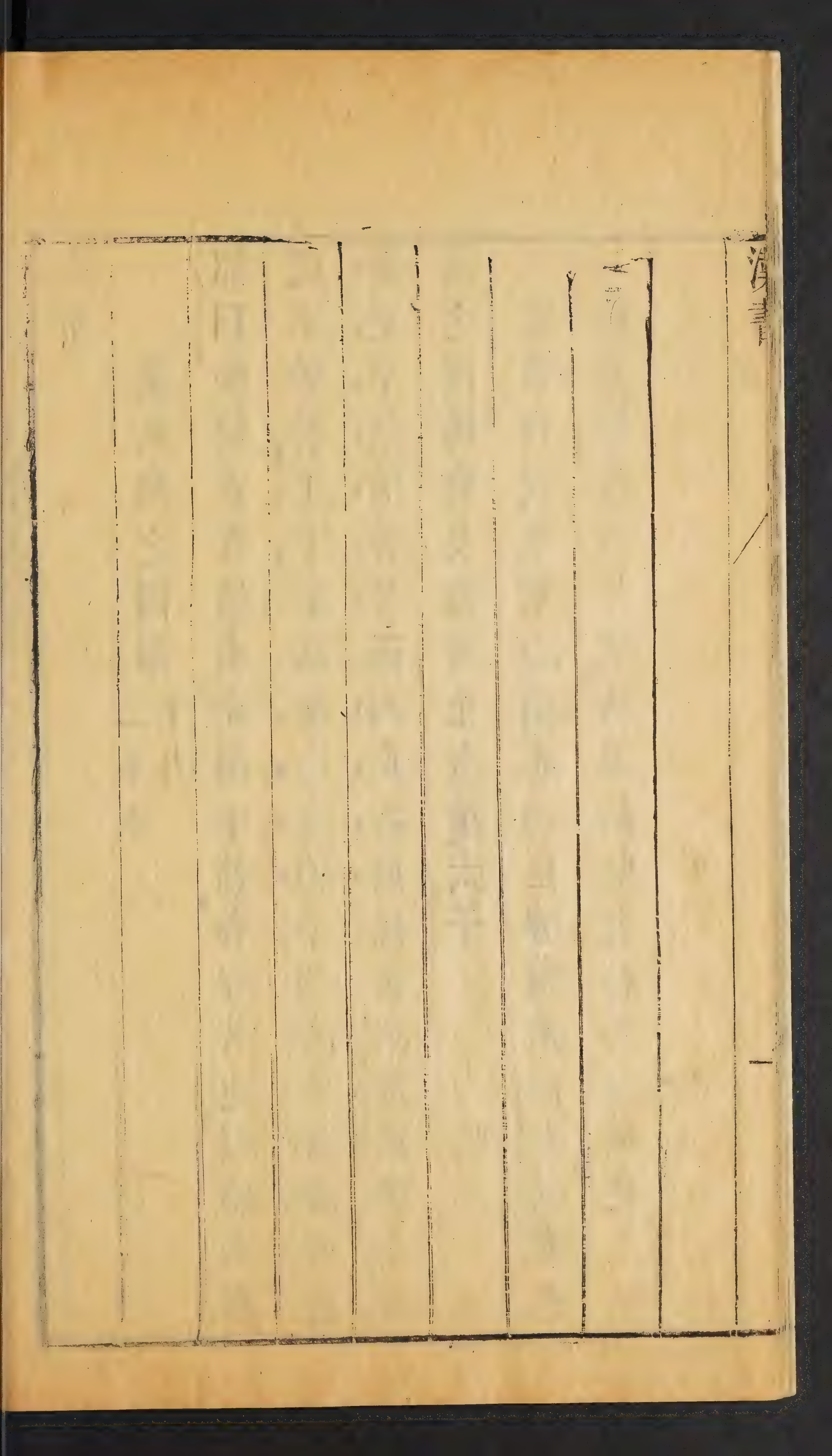


文帝

遣列侯之國詔 二年冬十月

詔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違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繇教訓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爲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

文帝自代來寒心銷志功臣驕奮京師非其好也防甚深遠詞甚婉約不動聲色措於泰山矣



文帝

日食詔 二年冬十一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詔曰朕聞之天生民爲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匄以啓告朕 匄音葢乞也 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

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憪寢視不安貌也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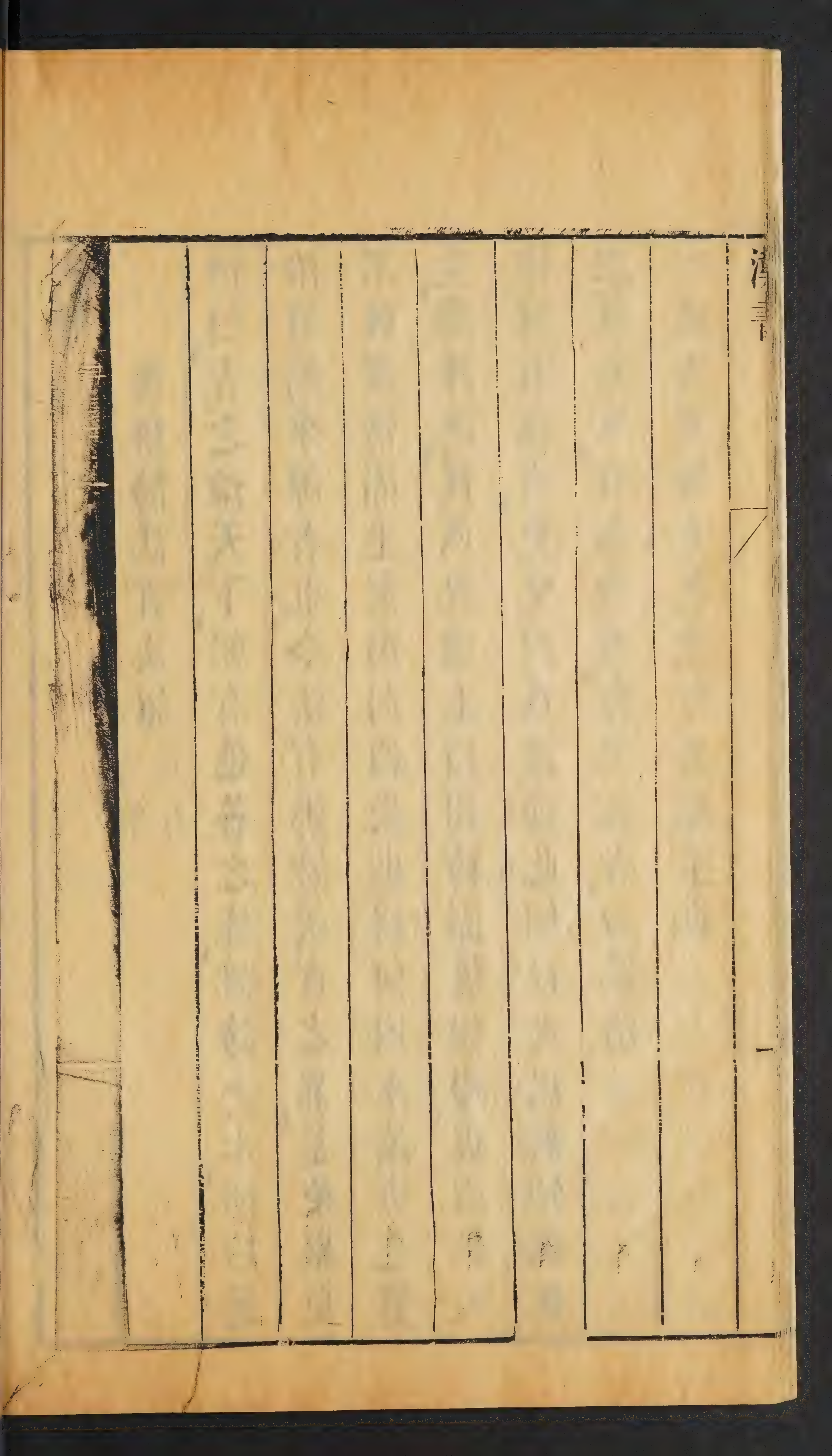
乞言求士課官卹民省衛減從庶幾乎應天不以文者矣

文帝

除誹謗訞言法詔二年五月

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訞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此文皇帝克巳之學眞聖主也



文帝

除肉刑令 十三年 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少女緹縈上書贖父天子悲憐其意遂下令

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黥劓刖左右趾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亾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

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

其除肉刑有以易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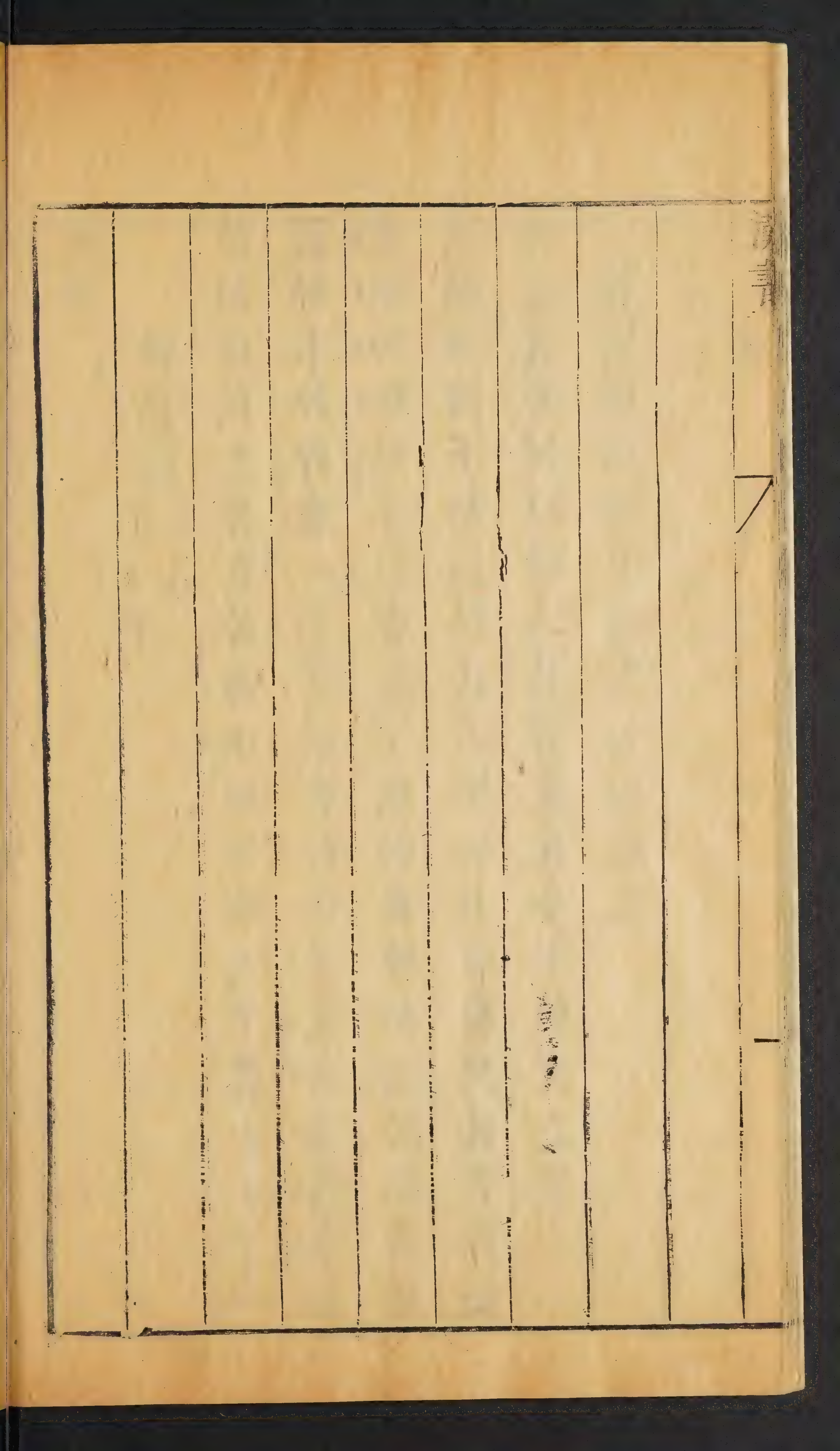
唐虞所用文帝所除賢于堯舜可矣

文帝

勸農詔 十二年三月

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農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咨嗟慨惻噫嘻昭格何以過之



文帝

置孝悌力田詔十二年三月

詔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孝弟力田之科實開於此漢之風俗所以爲美

## 文帝

### 增祀無祈詔 十四年春

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以賢爲上然後及親也)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不畏詛呪之禍不求祝釐之福千古以來惟見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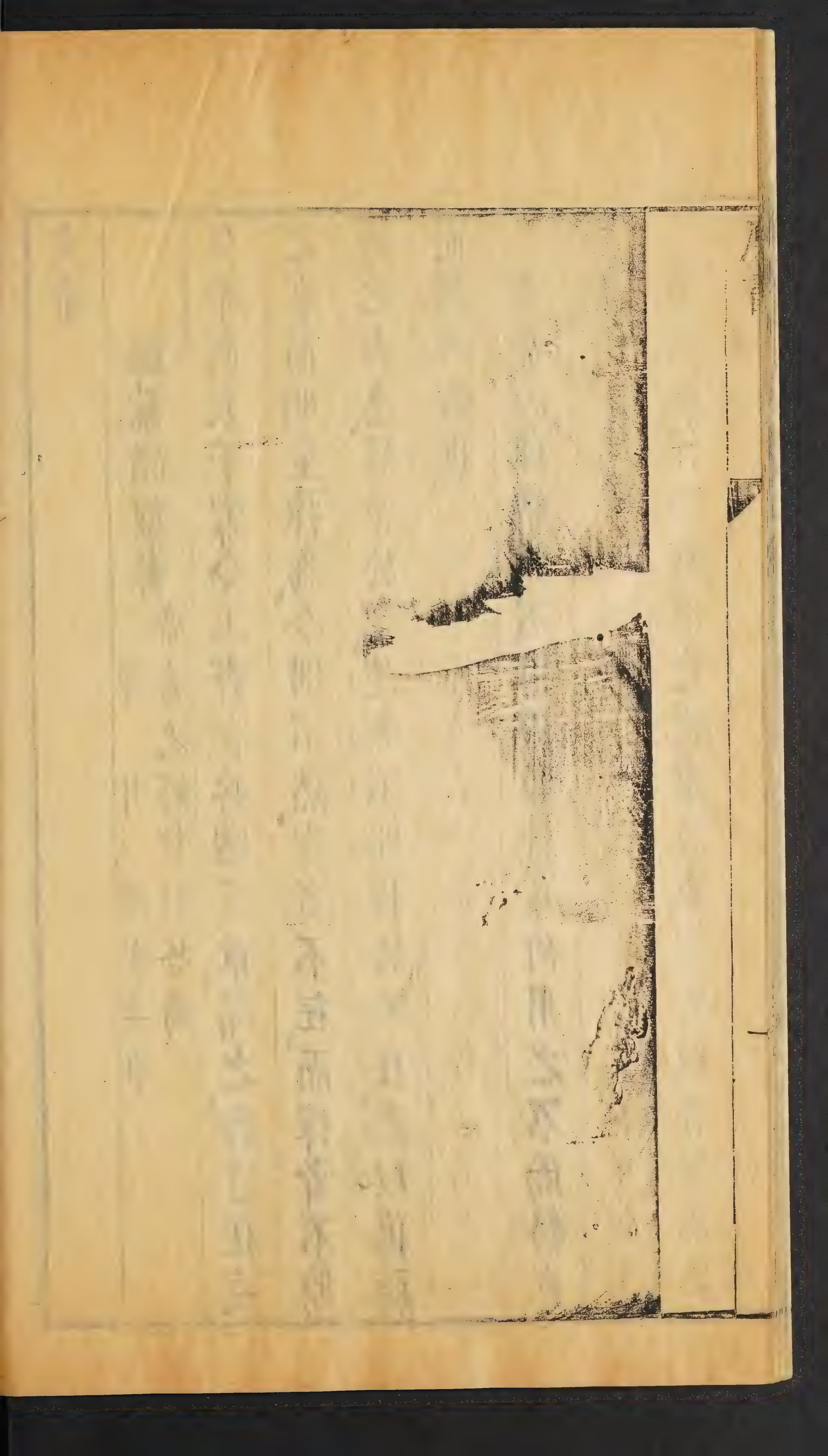
君

文帝

賜鼂錯璽書 年月錯言兵事帝嘉之賜書寵荅焉

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

文帝心材錯而不用以貽景耳何用之不能終也



文帝

議佐百姓詔 後元年

詔曰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爲酒

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仁愛之心愈久不厭轉出不窮

## 文帝

### 匈奴和親詔 後二年夏六月

詔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內、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達遠也、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其內志、以重吾不得、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爲之惻怛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以諭朕

志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
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
下元元之民和親以定始于今年
詔中國也即以詔匈奴也誠而無詭和而不早

文帝

遺匈奴書 前六年○公卿皆曰得匈奴地非可居也和親甚便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係虖淺遺朕書云願寢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幷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比疎一 辮髮之飾

也比音頻寐反黃金飭具帶一、黃金犀毗一要中大帶也犀毗胡帶之鈎

繡十匹、錦二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

謁者令肩遺單于

用盡機鋒恰與來書相對

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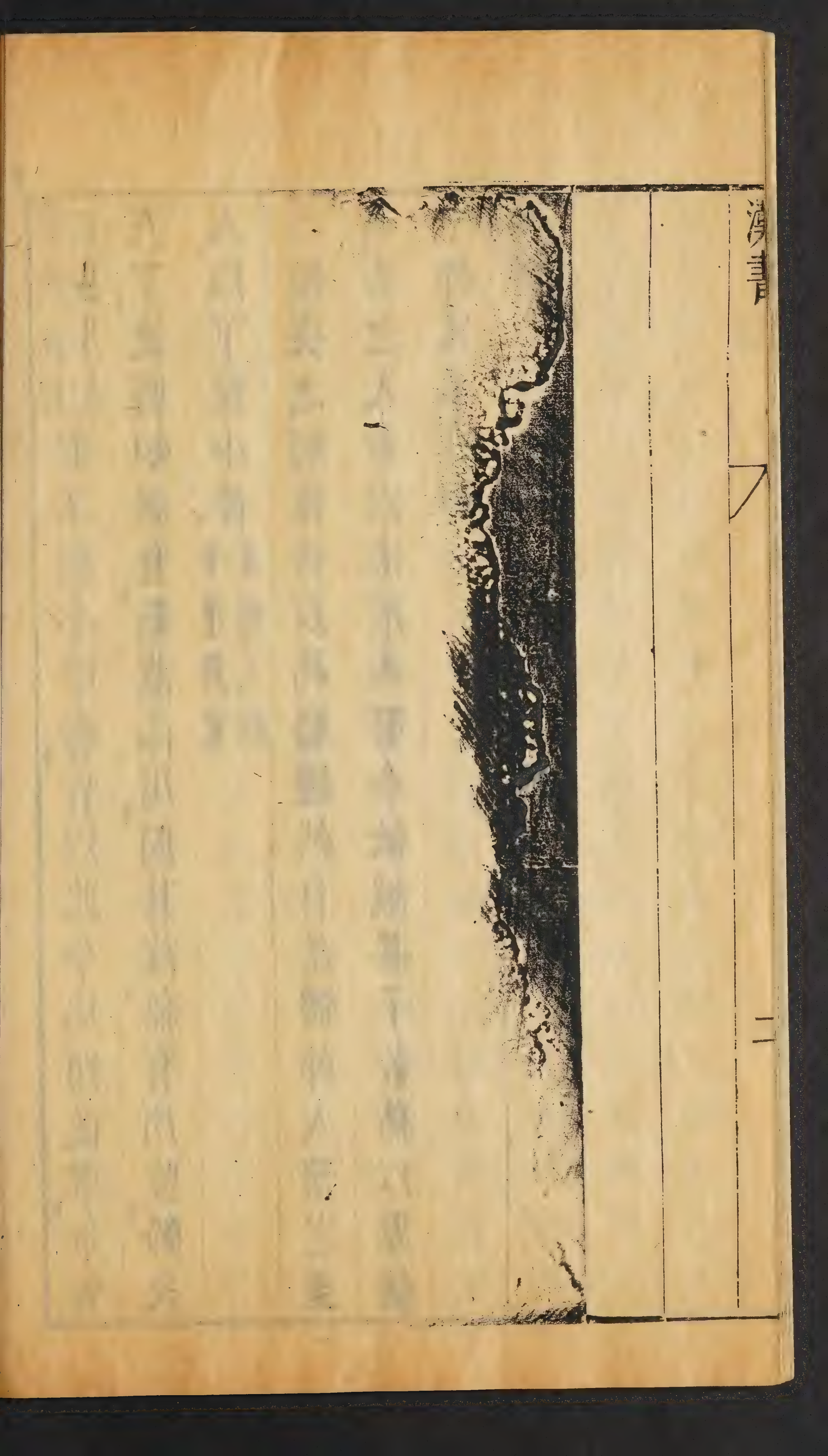
遺詔 後七年夏六月帝崩

詔曰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罹寒暑之數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

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踐跣也徒跣也經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無發民哭臨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以下下棺也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大功小功布也纖細布衣也凡三十六日而釋

服矣此以日易月也宅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皆遣歸家重絕人類

短喪之制後世以爲廢禮然自是體卹人情之至古之人君以薄葬爲賢今欲誡其子若孫以厚斂抑又不可得



景帝 文帝太子後七年六月文帝崩太子即位

定文帝廟樂詔 元年冬十月

詔曰、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

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

高廟酎。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音直救反 奏武德文始五行

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

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

獨。以遂群生。減耆欲。不受獻。罪人不帑。不誅亡罪。不

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

弗能勝識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爲孝文皇帝廟爲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于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矦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

禹湯文武故自聖人然傳世久遠亦或推高之過

如文帝之茂德深仁必曰三代而下無聖人者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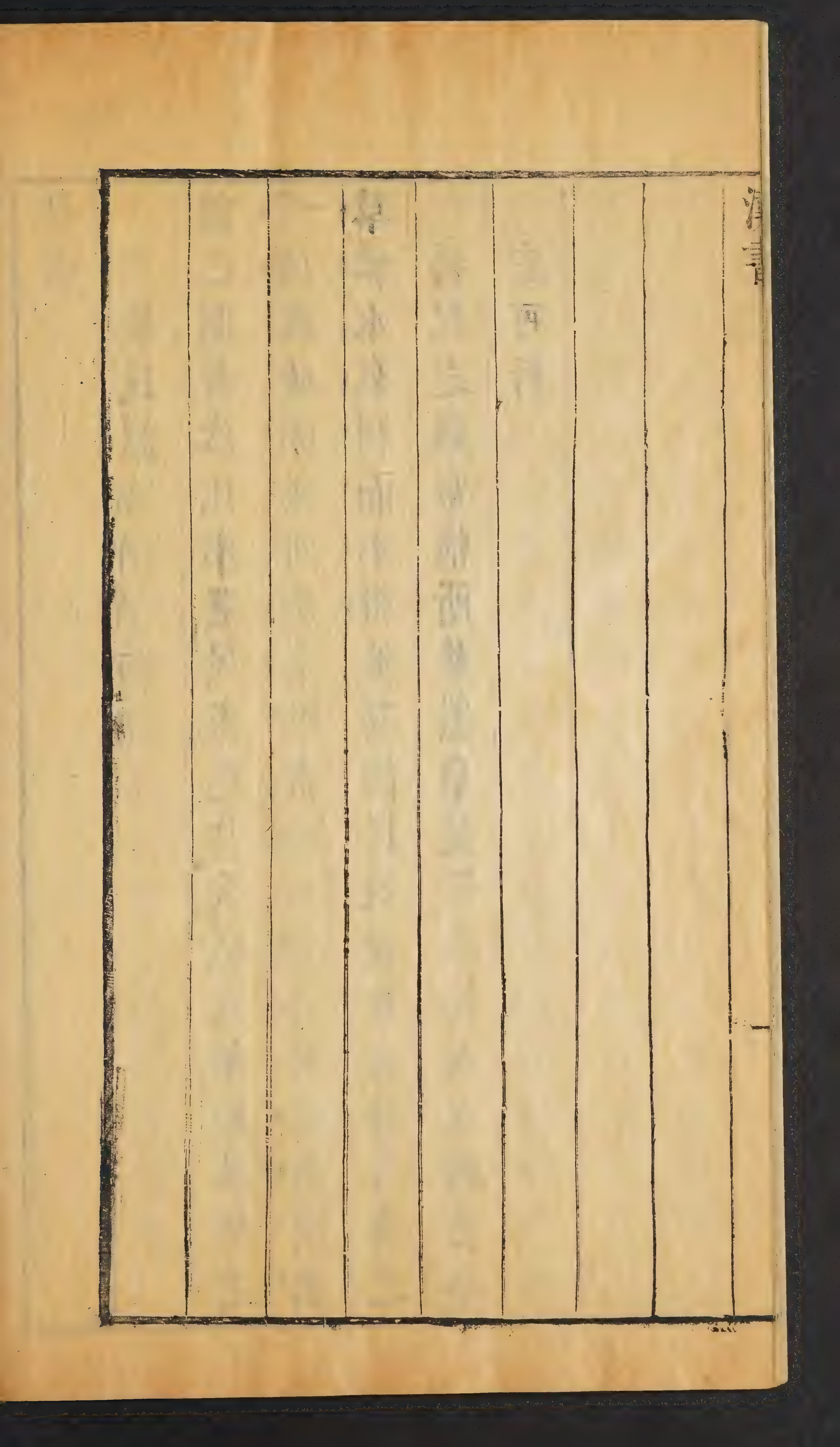
中論也此詔言言實錄非云孝子之私其親已

景帝

徙民詔 元年春正月

詔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絕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磽陿、無所農桑繫畜。陿音狹 繫古繫字 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

移民之議常情所難然自是平土均人之術古今宜可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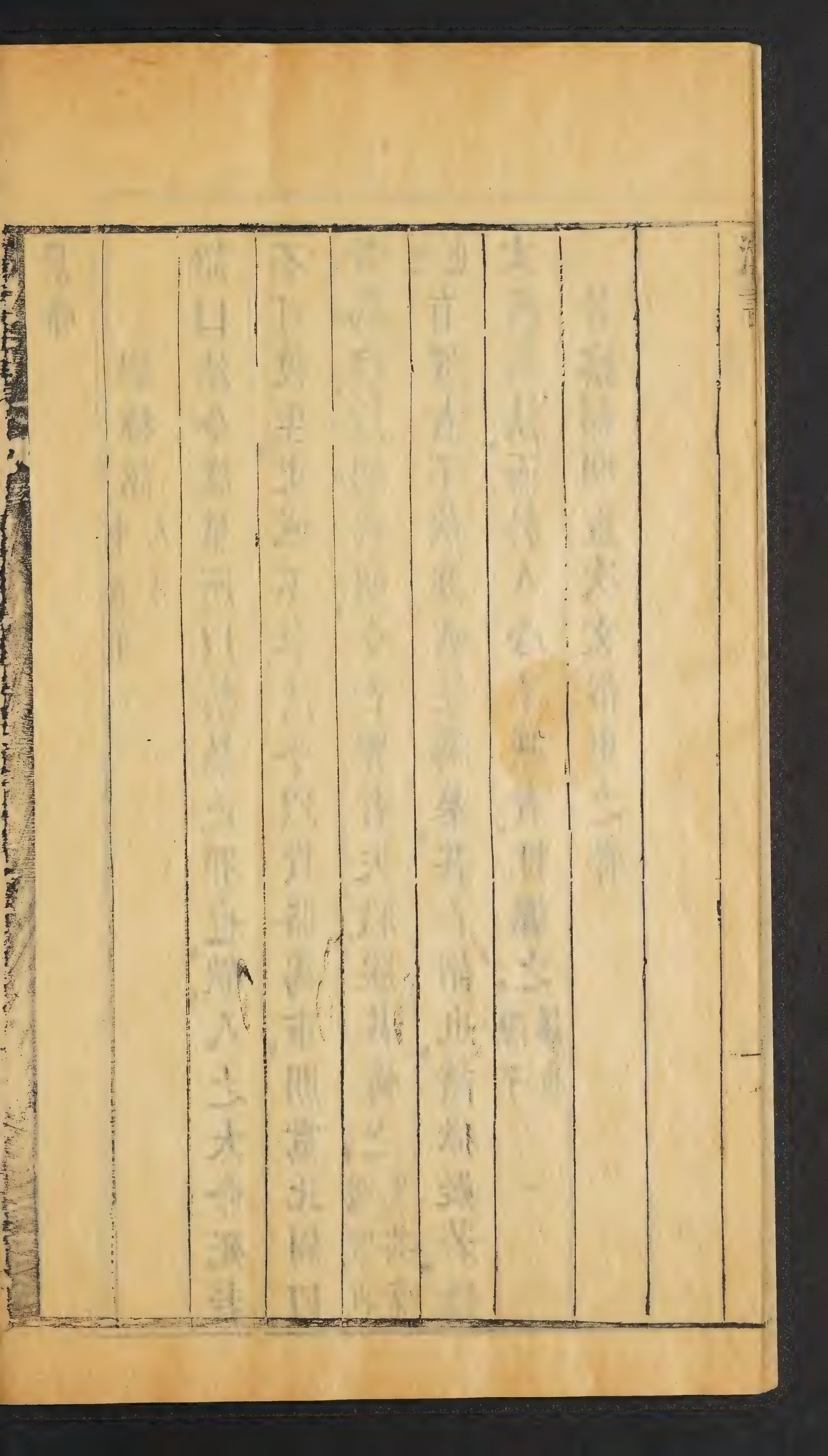


景帝

讞獄詔 中五年九月

詔曰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貨賂爲市朋黨比周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令亡罪者失職朕甚憐之（職常也失其常理也）有罪者不伏罪姦法爲暴甚亡謂也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讞平議也）

苛察刻明直次文俗吏之骨



## 景帝

### 令二千石修職詔 後二年夏四月

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爲吏、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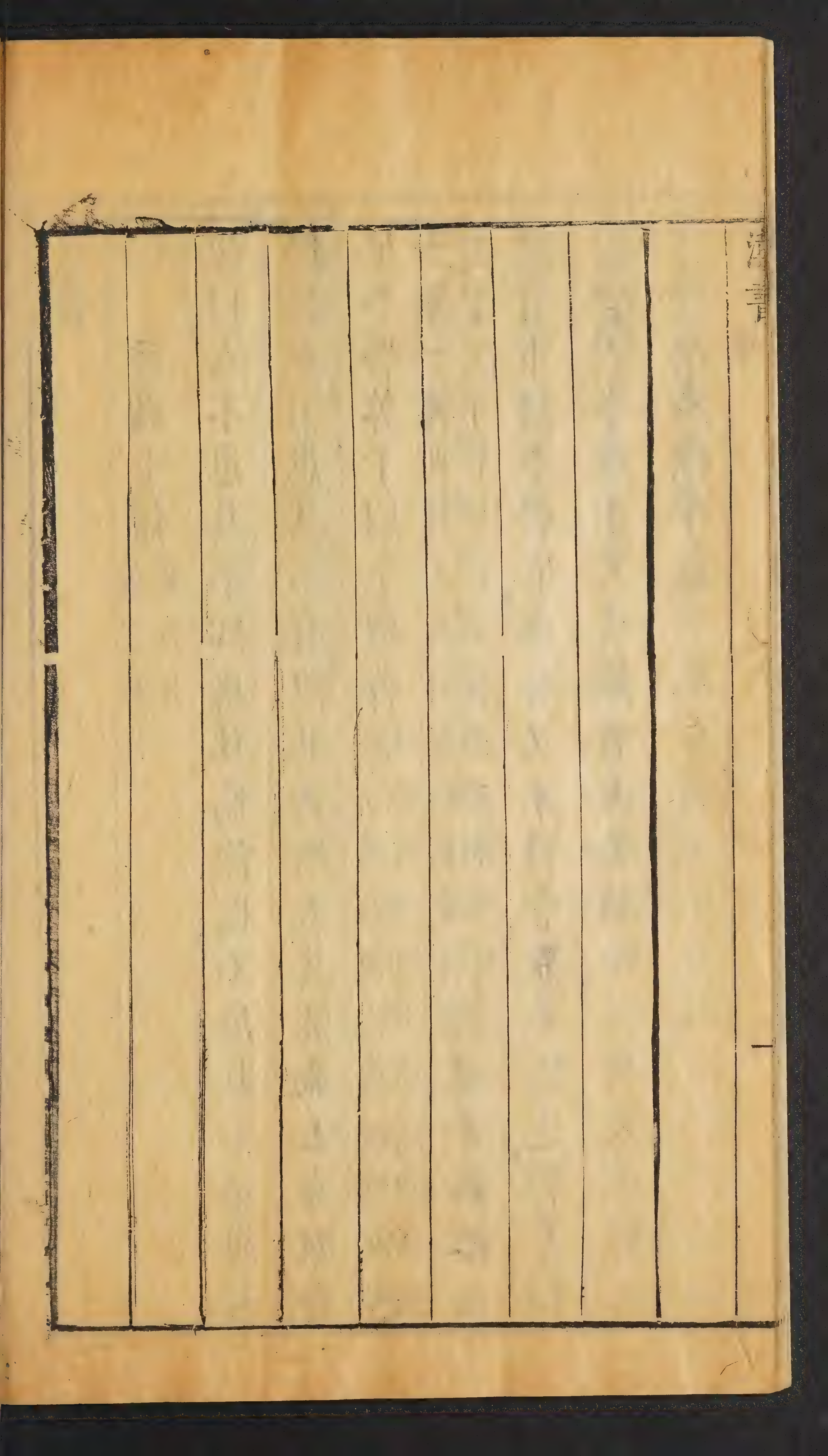
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自謂近諫繩下近許孝文謙儉之風於斯息矣

重廉士詔 後二年夏五月

詔曰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爲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爲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亡厭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筭十以上迺得官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限訾十筭迺得爲吏十筭十萬也賈人有財不得爲吏廉士無訾又不得官故減訾四筭得官矣廉士筭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筭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

大爲窮儒爭氣



景帝

勸農桑詔 後三年春正月

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爲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爲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臧爲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以金爲幣煞是可怪澹得絕趣後世有衣珠佩玉餓而死者其言于是乎徵



武帝景帝中子七歲爲皇太子後三年景帝崩卽皇帝位

復高年子孫詔建元元年夏四月

詔曰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則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事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給米粟以爲糜鬻爲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

漢世敬老之法備極周詳令人惜不見三代何多

談也

武帝

策賢良詔 元光元年夏五月詔賢良曰

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眘北發渠搜氐羌徠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嗚虖何施而臻此與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猗與偉與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業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

夫之所睹聞也。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

覽其遠矚。惕然長懐。希世明君絕代才子

武帝

策諸儒制 元光五年 月

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阯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此乎子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

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知四者
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
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
詳具其對著之於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
萬古策問埏埴也是謂作者之聖

武帝

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元朔元年冬十一月

詔曰公卿大夫所司總方畧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錄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旅耆老者若賓旅也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于上聞

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
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
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
罪人以求士何僅夢想如渴也

武帝

赦天下詔 元朔元年春三月

詔曰朕聞天地不變不成施化陰陽不變物不暢茂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三王之赦有文有質九數之多也貫事也選擇也言文質不同寬猛殊用循環復舊擇善而從之朕嘉唐虞而樂殷周據舊以鑒新其赦天下與民更始諸逋貸及辭訟在孝景後三年以前皆勿聽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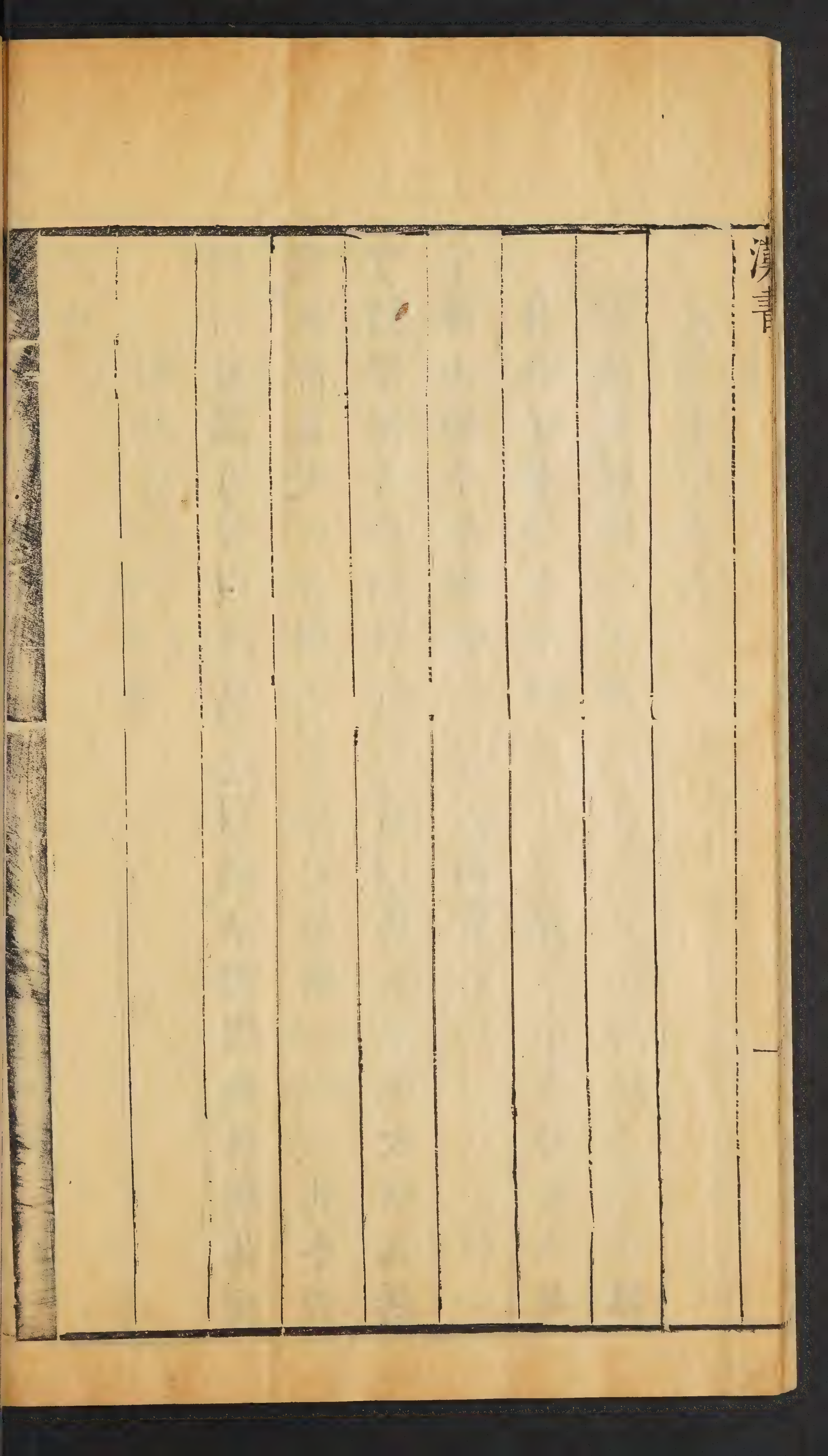
唐虞殷周未嘗有無故之赦幾於僭矣

武帝

勸學詔 光朔五年夏六月

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 方謂方正也 其令禮官勸學講義洽聞舉遺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材焉

自孔子憂學之不講孟子空譚庠序至於秦項兵爭高祖嫚罵孝文謙讓凡數百年於此乃見是詔此謂好學也已



武帝

遣博士循行詔 元狩六年夏四月

詔曰日者有司以幣輕多姦、農傷而末衆、又禁兼并之塗、故改幣以約之、稽諸往古、制宜於今、廢期有月、而山澤之民未諭、夫仁行而從善、義立則俗易、意奉憲者所以導之未明與將百姓所安殊路。而橋虔吏因乘埶以侵蒸庶邪。何紛然其擾也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諭三老孝弟以爲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

在所朕嘉賢者樂知其人廣宣厥道士有特招使者
之任也詳問隱處亡位及寃失職姦猾爲害野荒治
苛者舉奏郡國有所以爲便者
此即勑命之始古之所謂簡書者也周詳懇悉皆
自天子肺腑中流出後世假手臣下具用成言去
之邈然矣

武帝

賜廣陵王策

策曰、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閒、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保恃也三代要服、不及以正、正政也烏呼、悉爾心、祗祗兢兢、迺惠迺順、毋桐好逸、毋邇宵人、桐音通桐輕脫之貌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王其戒之、

知其如此不立賢傅相以導防之何哉、



武帝

賑江南饑詔 元鼎二年秋九月

詔曰、仁不異遠、義不辭難、今京師雖未爲豐年、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饑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賑救饑民、免其戹者、具舉以聞、

江南在漢世膚廓之地耳一遇水潦賑䘏有加以視今日何如也昔之所貧今之所富昔之所貴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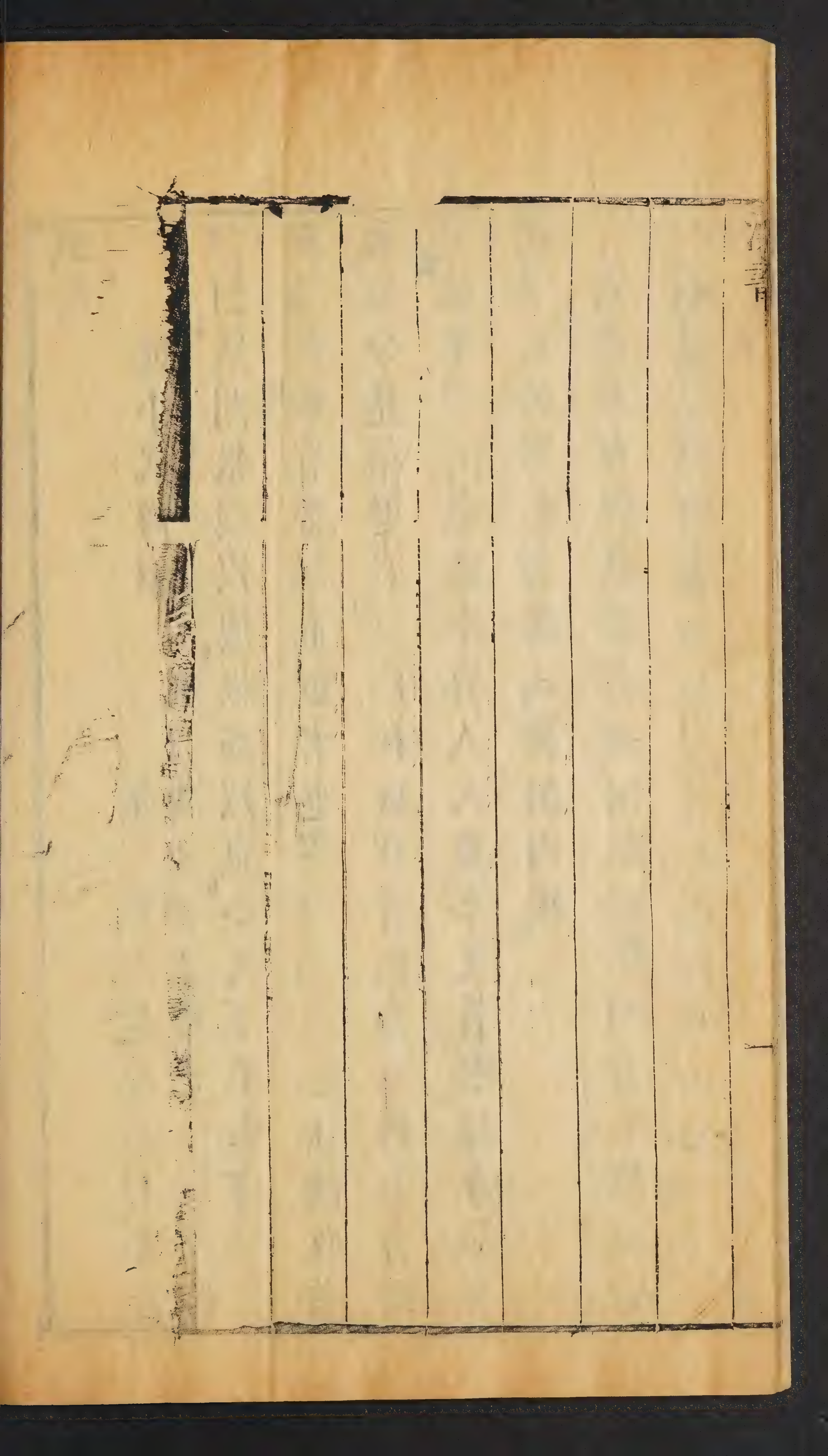
之所賤何其乖刺若是者耶得非其命與

武帝

賜卜式爵詔 年月呂嘉反式上書請行死以盡臣節上賢之

詔曰朕聞報德以德報怨以直今天下不幸有事郡縣諸侯未有奮繇直道者也齊相雅行躬耕隨牧蓄番輙分昆弟更造不爲利惑日者北邊有興上書助官往年西河歲惡率齊人入粟今又首奮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内也其賜式爵關内侯

式亦大有僻見非茍爲阿諂以要利者不然武帝而可以欺動哉



武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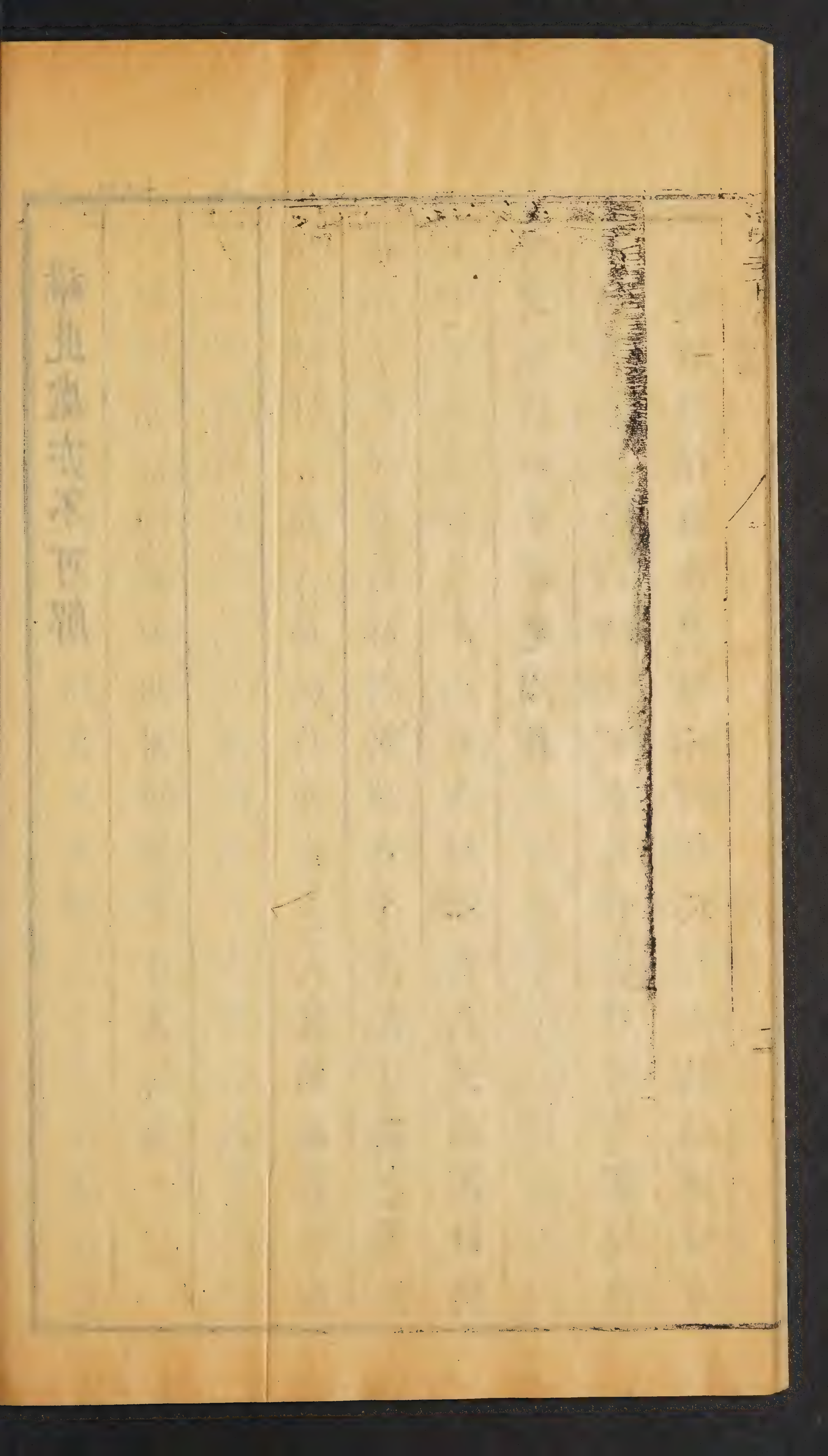
報石慶 元封四年 月公卿議欲徙流民於邊上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爲請者慶慙不任職上書歸丞相侯印乞骸骨

報曰、間者河水滔陸、泛濫十餘郡、隄防勤勞、弗能陻塞、朕甚憂之、是故巡方州禮嵩嶽、通八神、以合宣房、言致禮中岳通敬八於宣房塞決河也濟淮江、歷山濵海、問百年民所疾苦、惟吏多私徵求無已、去者便居者擾、故爲流民法以禁重賦、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在舊居者則見煩擾故朝廷特爲流人設法禁吏之重賦也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況賜也朕

力答氣應、未能承意、言自脩整以報瑞應恐未承順上天之意是以切比閭里、知吏姦邪、比校考也音頻寐反委任有司、然則官曠民愁、盜賊公行、往年覲明堂、赦殊死、無禁錮、咸自新、與更始、令流民愈多、計文不改、君不繩責長吏而請以與徙四十萬口、搖蕩百姓、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率坐刑法也朕失望焉、今君上書言倉庫城郭不克實、民多貧、盜賊衆、請入粟爲庶人、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動危之而辭位、欲安歸難乎、君其反室、

知其不能而用之、欲去又不聽、武帝善於駕馭英

聳此處亦不可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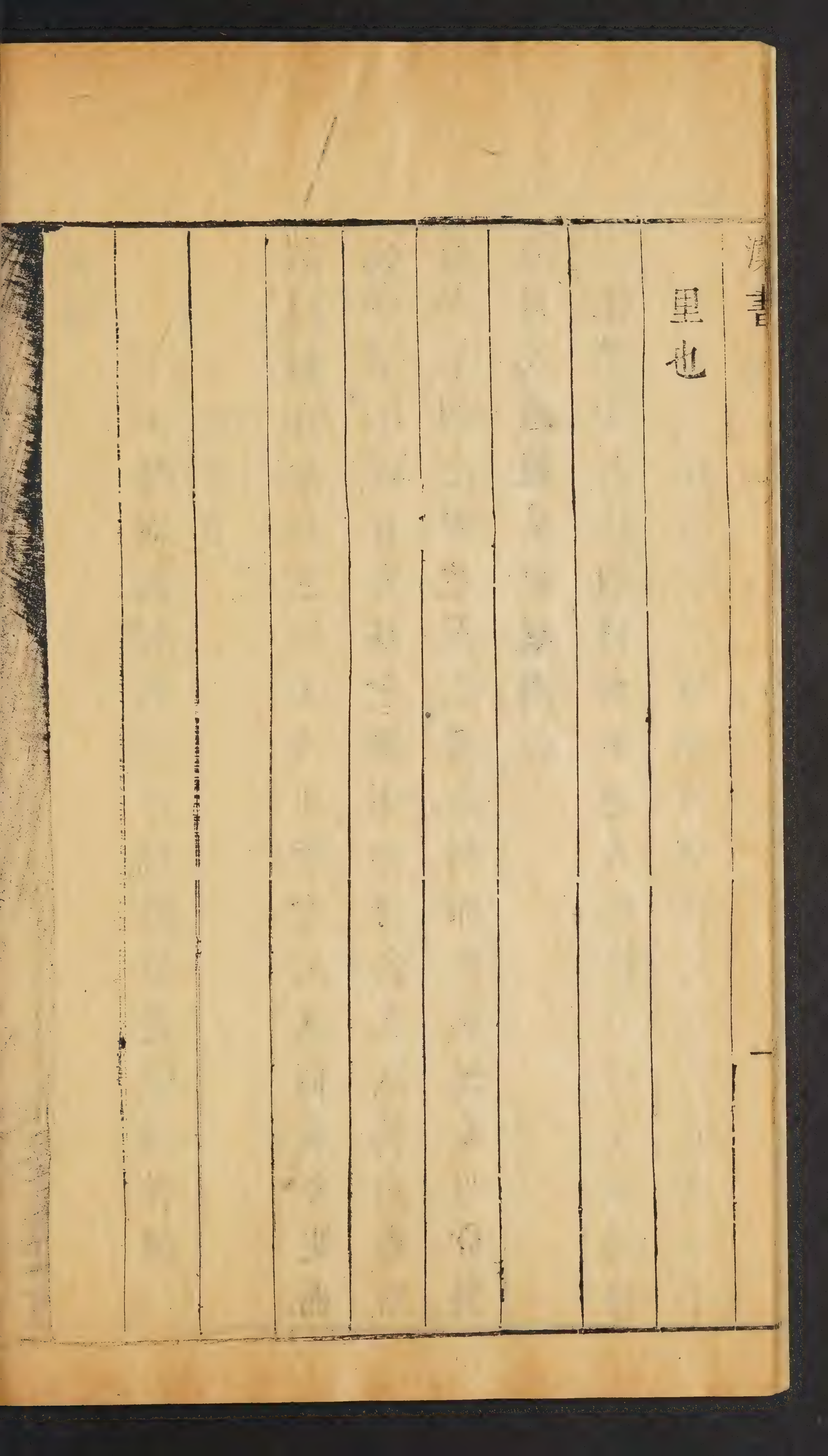


武帝

下州郡察茂材異等可爲將相使絕國者詔 元封元年夏四月

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

設非常之位以待非常之人然後効可立覩後世循資計俸跬步之地不可暫騰又安其能坐致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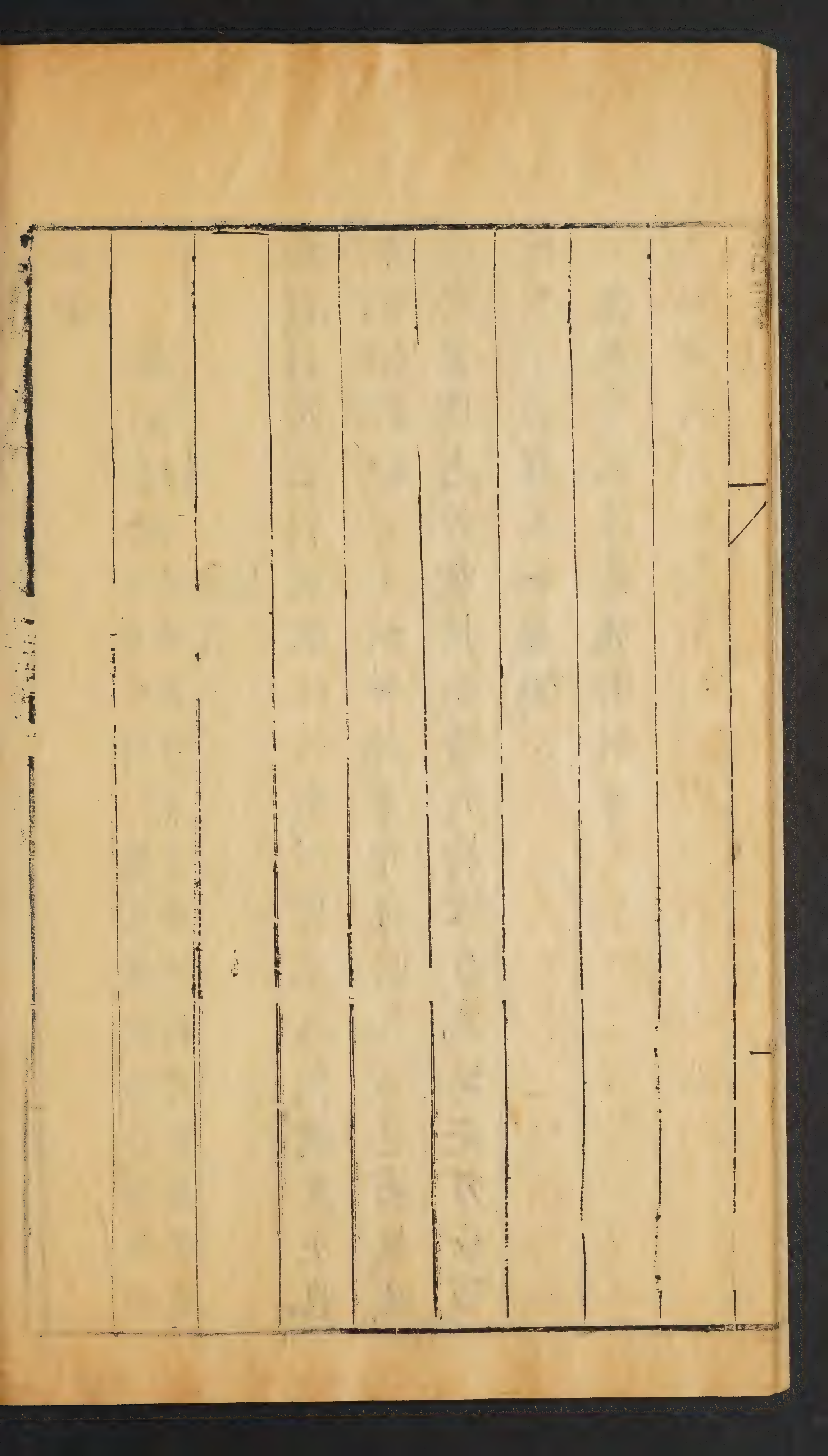
里也

武帝

報胡建制 二年一月建守軍正丞時監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建斬之以聞

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言在於軍中何用文吏議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

主德聖於上臣法行於下



武帝

報李廣（某年某月廣爲虜人夜坐飲還至亭霸陵尉呵止廣上召拜廣右北平太守請尉與俱至軍斬之上書陳謝）

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死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憺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白檀縣名）以臨右北平盛秋

觀廣之斬尉帝之赦廣度量相越固倶遠矣

昭帝 武帝少子武帝末戾太子敗後元二年二月上疾病立爲太子年八歲明日武帝崩即位

舉賢良文學高第詔 始元五年六月

詔曰、朕以眇身、獲保宗廟、戰戰栗栗、夙興夜寐、修古帝皇之事、通保傅傳孝經論語尚書未云有明、其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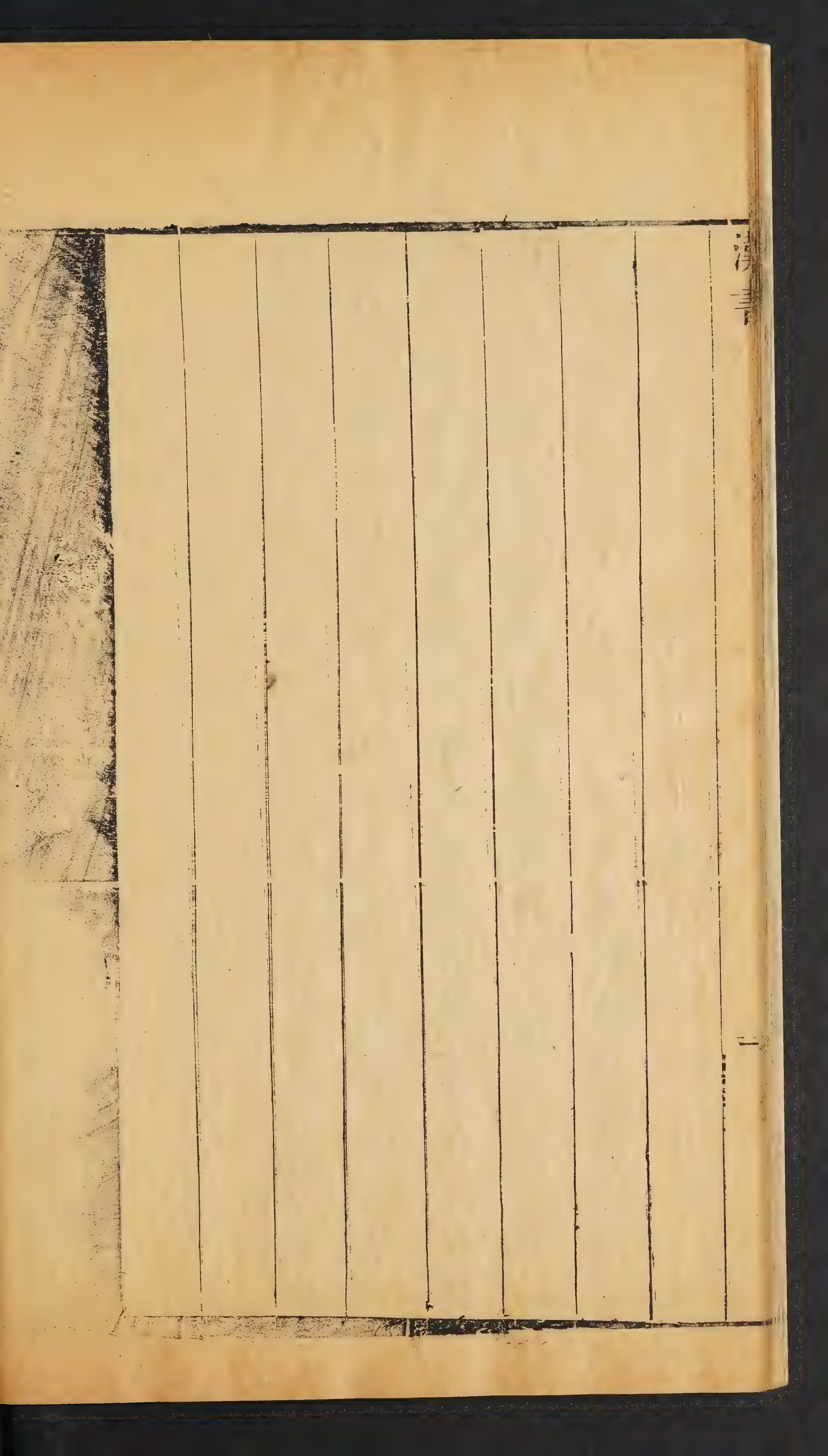
行無潤步話無高言煢煢訪落象猶是也

宣帝戾太子孫元平元年昭帝崩霍光徵昌邑王立二十六月王賀淫亂光議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即位

首匿勿坐詔地節四年夏五月

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此天理人情之極至也父子夫婦祖孫欲其相保公勿爲禁帝之惻痛可知矣



宣帝

二千石察官屬詔 元康二年夏五月

詔曰、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群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析分也、謂分破律條、妄生端緒、以出入人罪、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徭役、飾廚傳、稱過使客、使人及賓客來者、稱其意而遣之、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

踐薄氷以待白日、豈不殆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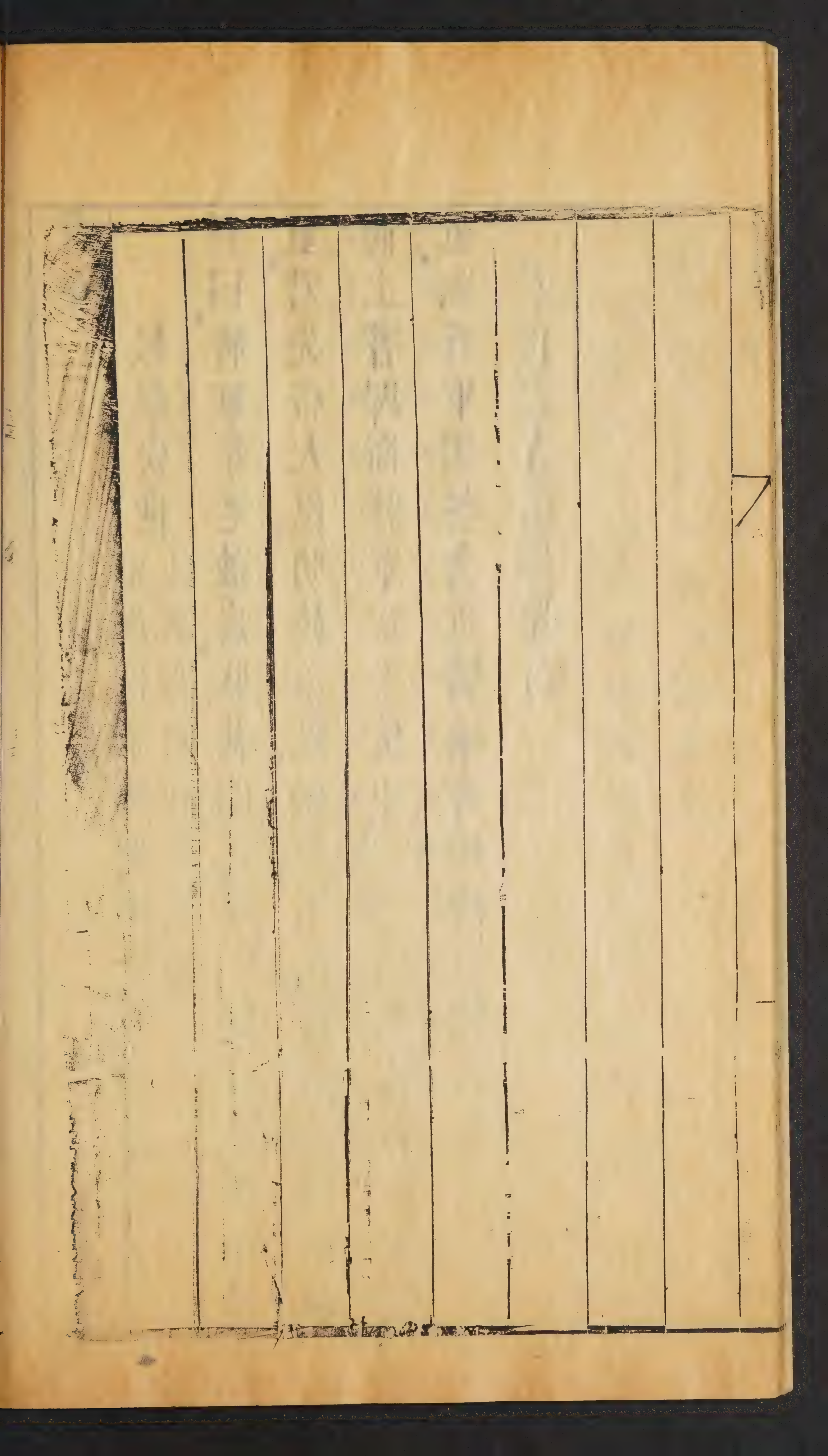
爲吏者平法固難欲無稱過使客尤難二千石先

不顧其如此者也

報張安世 元康四年春安世病上疏歸侯印乞骸骨

報曰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何感而上書歸衞將軍富平侯印感恨薄朕忘故非所望也願將軍彊餐食近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年

君臣之言藹於骨肉



下群臣詔 黃龍元年春二月

詔曰、蓋聞上古之治、君臣同心、舉措曲直、各得其所、是以上下和洽、海內康平、其德弗可及已、朕既不明、數申詔公卿大夫務行寬大、順民所疾苦、將欲配三王之隆、明先帝之德也、今吏或以不禁姦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或以酷惡為賢、皆失其中、奉詔宣化如此、豈不繆哉、方今天下少事、繇役省減、兵革不動、庶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具文而已、

務爲欺謾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爲意、朕將何任、諸請詔省卒徒自給者皆止、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僞毋相亂、

吏爲欺謾三公不以爲意足以見當時之有君無臣矣

元帝 宣帝後時生民間八歲立爲太子宣帝崩即位

恤民詔 初元元年夏四月

詔曰朕承先帝之聖緒獲奉宗廟戰戰兢兢閒者地數動而未靜懼於天地之戒不知所繇方田作時朕憂蒸庶之失業臨遣光祿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之民延登賢儁招顯側陋因覽風俗之化相守二千石誠能正躬勞力宣明教化以親萬姓則六合之內和親庶幾乎無憂矣

詞義輕柔不似武宣之壯厲

元帝

## 陰陽錯謬詔 初元三年六月

詔曰、蓋聞安民之道、本繇陰陽、間者陰陽錯謬、風雨不時、朕之不德、庶幾群公有敢言朕之過者、今則不然、媮合苟從、未肯極言、朕甚閔焉、永惟烝庶之饑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毋有所諱、有司勉之、毋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

於是言事者衆或進擢召見然他日有一蕭傳而
不能全此又何言之求

元帝

日蝕詔 永光二年三月

詔曰朕戰戰栗栗夙夜思過失不敢荒寧惟陰陽不調未燭其咎婁敕公卿日望有效至今有司執政未得其中施與禁切未合民心暴猛之俗彌長和睦之道日衰百姓愁苦靡所錯躬是以氛邪歲增侵犯太陽正氣湛掩日久奪光迺壬戌日有蝕之天見大異以戒朕躬朕甚悼焉其令內郡國舉茂材異等賢良直言之士各一人

氣邪謂誰弘恭石顯是也天下事非言之難知之

難耳

元帝

日蝕下公卿詔 元光四年夏五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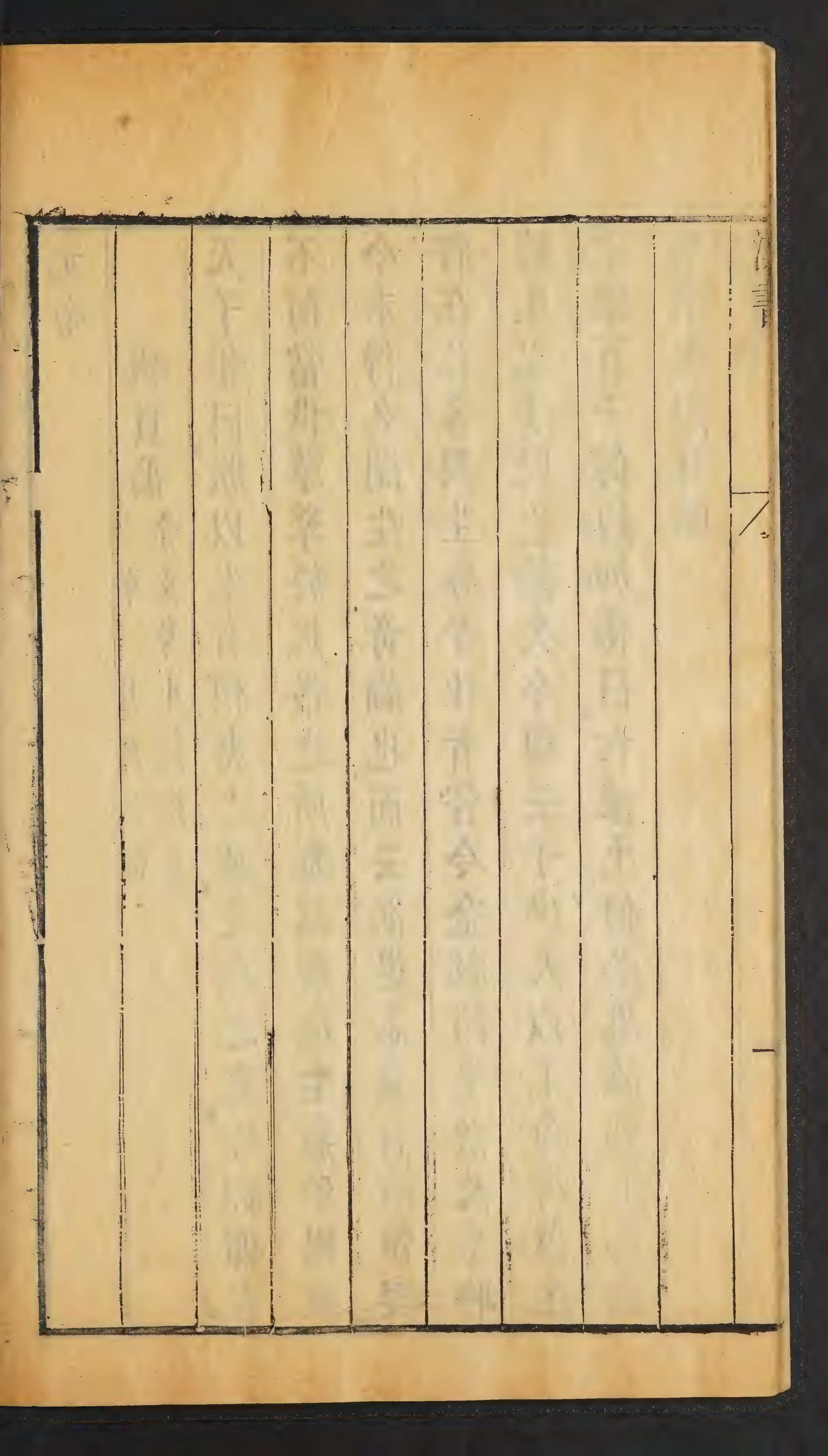
詔曰蓋聞明王在上忠賢布職則群生和樂方外蒙澤今朕晻于王道夙夜憂勞不通其理靡瞻不眩靡聽不惑是以政令多還民心未得還反也邪說空進事亾成功此天下所著聞也公卿大夫好惡不同或緣姦作邪侵削細民元元安所歸命哉迺六月晦日有蝕之詩不云乎今此下民亦孔之哀自今以來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愼身修永以輔朕之不逮直言盡

意無有所諱

元帝

報貢禹 年月禹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

天子報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孳孳於民俗之所寡故親近生幾參國政今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意豈有所恨與將在位者與生殊乎往者嘗令金敞語生欲及生時祿生之子既已諭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辨護生家雖百子何以加傳曰亡懷土何必思故鄉生其強飯慎疾以自輔



## 徵周堪詔

永光四年○月先是日青無光恭顯許史言堪用事之咎左遷堪為河東太守後三歲餘孝宣廟災日食於是上召諸前言日變在堪者責問因下詔

河東太守堪先帝賢之命而傳朕資質淑茂道術通明論議正直秉心有常發憤悃愊信有憂國之心以不能阿尊事貴孤特寡助抑厭遂退卒不克明往者眾臣見異不務自修深惟其故而反晻昧說天託咎此人晻讀與暗同朕不得已出而試之以彰其材堪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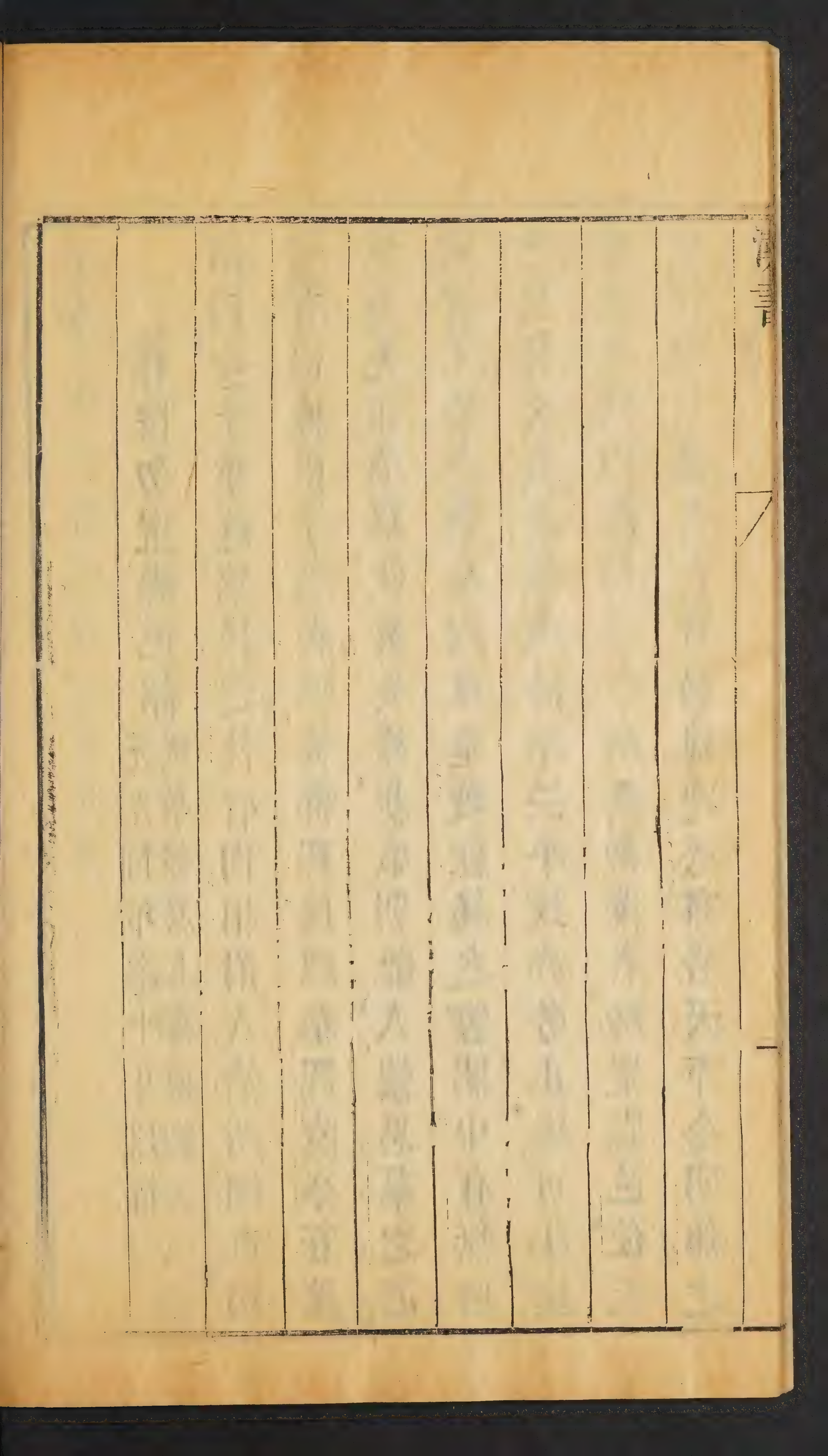
後大變仍臻衆亦嘿然堪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詠頌其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此固足以彰先帝之知人而朕有以自明也俗人乃造端作基非議詆欺或引幽隱非所宜明意疑以類欲以陷之朕亦不取也朕迫于俗不得專心乃者天著大異朕甚懼焉今堪年衰歲暮恐不得自信排於異人將安究之哉其徵堪詣行在所

詔書如此邪黨不懼堪卒不得以有爲朕迫于俗不得專心帝之自道甚明矣

元帝

祁陵勿置縣邑詔 元光四年冬十月以渭城亭部原上爲初陵

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也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今所爲初陵者勿置縣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亡有動搖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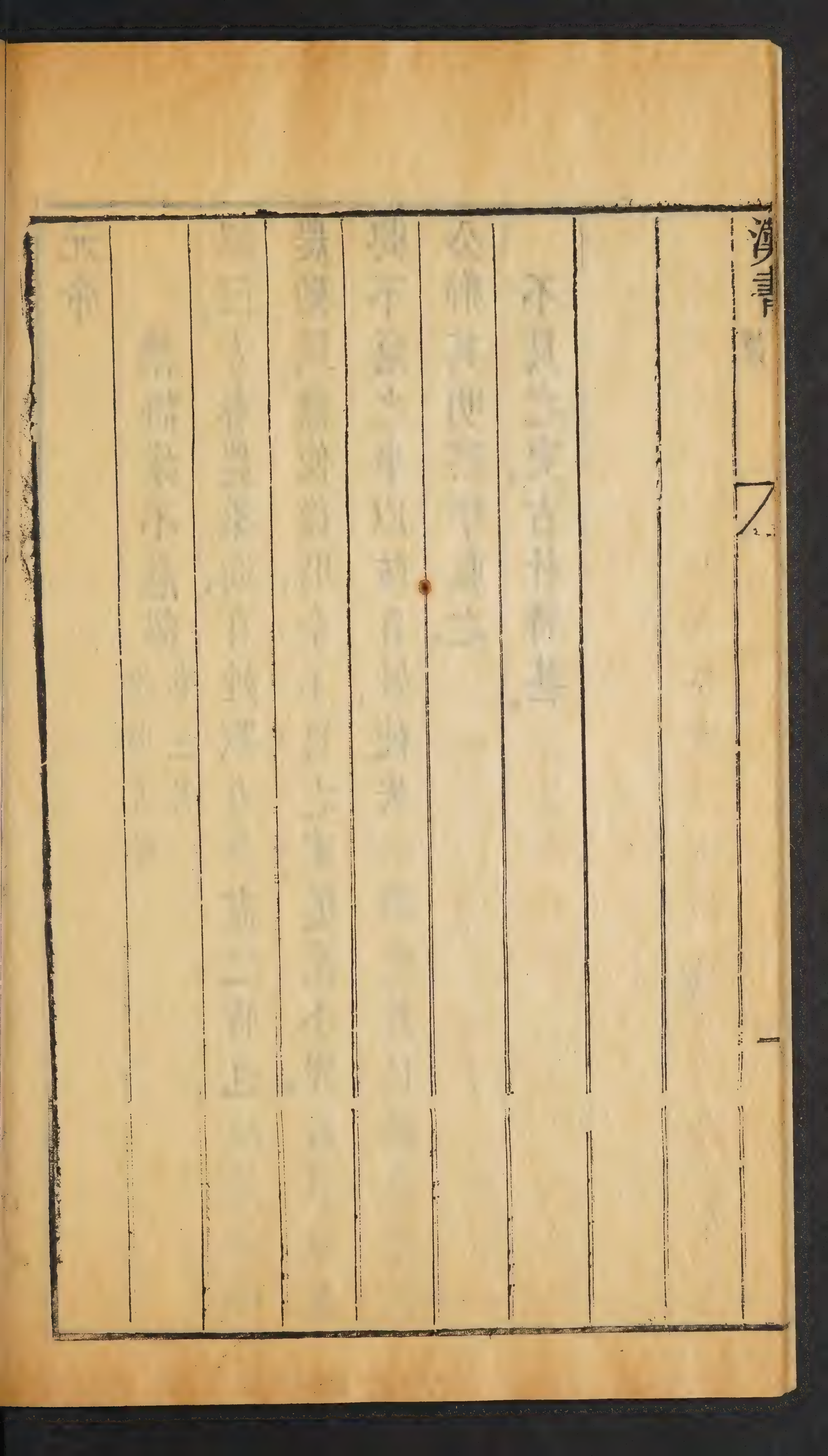


元帝

禁證案不急詔建昭五年春三月

詔曰、方春農桑興、百姓戮力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農勸民、無使後時、今不良之吏、覆案小罪、徵召證案、興不急之事以防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亾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敕之、

不良之吏、古朴特甚、



## 成帝

元帝太子爲世嫡皇孫宣帝愛之其後幸酒樂燕樂上以爲不能以先帝尤愛太子故得無廢
元帝崩
卽位

### 順時詔

陽朔二年春寒

詔曰、昔在帝堯、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時之事令不失其序、故書云黎民於蕃時雍、明以陰陽爲本也、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陰陽、薄而小之、所奏請多違時政、傳以不知、周行天下而欲望陰陽和調、豈不謬哉、其務順四時月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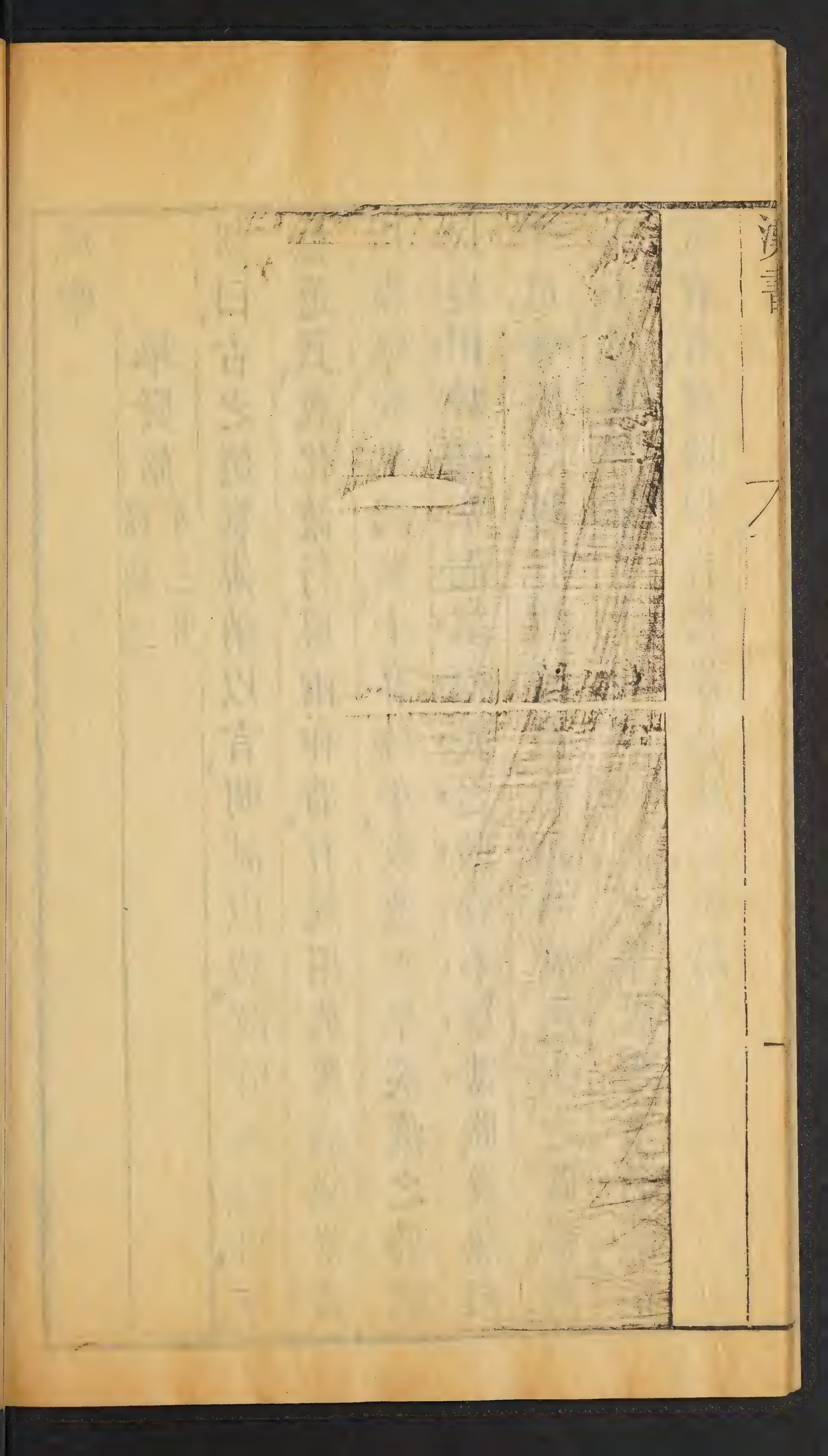
天地乖和陰陽失序厥自王氏歸咎公卿豈不謬

哉

成帝

舉賢詔 陽嘉二年三月

詔曰、古之選賢傅納以言、明試以功、故官無廢事、下無逸民、教化流行、風雨和時、百穀用成、衆庶樂業、咸以康寧、朕承鴻業、十有餘年、數遭水旱疾疫之時、黎民婁困於饑寒、而望禮義之興、豈不難哉、朕幾無以率道、帝王之道、日以陵夷、意廼招賢選士之路、鬱滯而不通、與將舉者未得其人也、其舉敦厚有行義能直言者、冀聞切言嘉謀、匡朕之不逮、



## 禁奢僭詔 永始四年夏六月

詔曰聖王明禮制以序尊卑異車服以章有德雖有其財而無其尊不得踰制故民興行上義而下利方今世俗奢僭罔極靡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聞修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或乃奢侈逸豫務廣第宅治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綺縠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寖以成俗而欲望百姓儉節家給人足豈不難哉詩不云乎赫赫師

尹民具爾瞻其申敕有司以漸禁之青綠民所常服且勿止列侯近臣各自省改司隷校尉察不變者

文景恭儉不言成俗成帝后宮淫侈無紀而欲以禁下豈無而後非之義哉

哀帝 元帝庶孫定陶恭王子嗣立爲王元延四年入朝上令誦詩通習能擧趙昭儀王根見上亡子勸以爲嗣上亦自美其材明年徵立爲皇太子成帝崩卽位

日食詔 元壽元年正月

詔曰朕獲保宗廟不明不敏宿夜憂勞未遑寧息惟陰陽不調元元不贍未睹厥咎婁敕公卿庶幾有望至今有司執法未得其中或上暴虐假埶獲名溫良寬柔陷於亾滅是故殘賊彌長和睦日衰百姓愁怨靡所錯躬迺正月朔日有蝕之厥咎不遠在余一人公卿大夫其各悉心勉帥百寮敦任仁人黜遠殘賊

期於安民陳朕之過失無有所諱其與將軍列矦中二千石舉賢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大赦天下

或字作惑字讀顏氏不注

平帝 元帝庶孫中山孝王子嗣立爲王哀帝崩太皇太后迎即皇帝位年九歲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

## 勿陳赦前詔 元壽二年九月

詔曰夫赦令者將與天下更始誠欲令百姓改行絜己全其性命也往者有司多舉奏赦前事累增罪過誅陷亡辜殆非重信慎刑洒心自新之意也及選舉者其歷職更事有名之士則以爲難保廢而弗舉甚謬於赦小過舉賢材之義諸有臧及內惡未發而薦舉者皆勿案驗令士厲精鄉進不以小疵妨大材自

今以來有司無得陳置前事置奏上置奏上謂立文奏而上陳也有不如詔書爲虧恩以不道論時帝以即位故當以帝爲紀如求其實則又非元后之所爲矣

漢書奏議

雲間　顧在觀觀生　古榕陳元綸道掌
許淸胤介夫輯評　顧之萃宗之參訂
勾章陳　裕廣生　陳　祐天生

韓信

諸侯上尊號疏

五年冬斬羽春正月下令曰齊王信習楚風俗更立爲楚王魏相國建城侯彭越以魏故地王之又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於是諸侯上疏曰

先時秦爲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

天下功最多存亾定危救敗繼絶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於諸矦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以定而位號比儗亾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於後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

德兼三王功過五帝秦之所以自命也以項羽之後暴而自稱號曰西楚霸王蓋猶有忌憚畏難之色焉漢祖居之不疑後世遂爲常目

賈山 祖父袪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山受學袪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爲醇儒

至言 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爲諭名曰至言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爲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罷讀曰疲 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謼、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

百鍾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騖馳旌旗不橈橈屈也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隱築也以鐵椎築之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桼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

林為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

而託葬焉蓬顆言塊土生蓬者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

諸侯并呑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

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

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

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

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皐河瀕雖有惡

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

之賢身死亾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

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埶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

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
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
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
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饋執爵而酳酳音胤謂食已
而蕩口也祝餲在前祝鯁在後餲古饐字公卿奉杖大夫進履
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
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
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饜
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

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埶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籍借也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

罷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
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故天下壞也秦皇
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
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爲過堯舜統縣石
鑄鐘虡縣稱也石百三十斤稱銅鐵之斤石以鑄鐘虡言其奢泰也飾上築阿房
之宮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
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絫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
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
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

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絶矣秦皇帝居滅絶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

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與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言心實憂念之，不爲禮節也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麻絰，塗謂塗殯也，錫衰十五升布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

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亡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卽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廏馬以賦縣傳去諸

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賦也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

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兎伐狐，以傷大業，絶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媟，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絜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

定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

西漢文多矜重至言疏越豪宕開門戶當是子瞻鼻祖

賈誼

諫民私鑄錢 孝文五年爲錢益多而輕更鑄四銖錢除盜鑄令使民放鑄

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它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殽雜爲巧、則不可得贏、贏餘利也而殽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迺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

伏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爲法若此上何賴焉
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
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虖則大爲煩苛而
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虖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
其術何鄉而可故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
耒耨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善人怵而爲
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國
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
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

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爲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僞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重輕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本業既困農人敦本

倉廩積實布帛有餘則招誘胡人多故善爲天下者
來降附故言制吾棄財逐爭其人也故善爲天下者
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
竊傷之

長沙意致故自落落難合

賈誼雒陽人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河南守吳公徵爲廷尉言誼年少通諸家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歲中至太中大夫絳灌之屬害之天子疏不用以爲長沙王太傅後徵之拜梁王太傅梁王墜馬死誼自傷爲傅無狀歲餘亦死年三十三

## 治安疏

是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濶諸侯王僭儗地過古制誼上疏陳時政多所欲匡建

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

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埶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樸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

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埶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禹舜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埶（樹國於險固諸侯彊大則必與天子有相疑之埶也）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

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淮南厲王長親兄之子西鄉而擊謂齊悼惠王子興居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此語見六韜熭謂暴曬之也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

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抗其頭而剄之也豈有異秦之季世虖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埶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迺

爲中涓其次厪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
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
餘城少者廼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閒
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
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
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
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
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
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爲治虖臣又知陛下之不能

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
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辠甚者或戴黃
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
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
下圜視而起（圜精正視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爲御
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之）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胷矣陛下雖賢
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
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
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埶盡又復然殃旤之變

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
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
衆理解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
主之芒刃也、權埶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
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
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埶不可也、二國皆反誅何不施之仁恩埶不可故也
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
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
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

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埶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埶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已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葅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

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
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
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
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
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
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
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
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
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

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柴奇開章皆與淮南王謀反者也）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委裘若容衣天子未坐朝事先帝裘衣也）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埶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搐謂動而痛也）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蹠盭。（足下曰蹠蹠掌也盭古戾字言足蹠反戾不可行也）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

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蹠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埶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徵召也令號令也操謂主上之所操持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

又類辟且病痱病痱不能行也辟足病痱風辟音璧痱音肥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長爵高爵也雖受高爵之貴猶將禦寇不得復除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胄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埶既卑辱而旤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

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說奄人也漢使送公主妻匈奴說不肯行強之因以漢事告匈奴也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爲要襻及褾領者也內之閑中，閑賣奴婢闌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緁音妾謂以偏諸緶著之也美者黼繡，是

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得其節而合宜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好爲大語夫俗至大

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弃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毋取箕箒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稽計也)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

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大賢謂高祖德從天下天下從其德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言其所追趣唯計利與不耳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寑戶之簾剟謂割取之也寑陵上之寑剟音輟搴兩朝之器搴取也兩朝高祖惠帝廟也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言富者出錢穀得高爵或乃爲使者乘傳車循行郡國以爲榮也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

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亾、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

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舩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

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
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
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
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繈抱之
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
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
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
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
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

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廼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廼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官謂官舍）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

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隃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

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朝日以朝夕月以暮皆迎其初出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樂詩名也）趨中肆夏、（亦樂詩名）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

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絶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

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論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

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

樂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

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埶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

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齒謂審其齒歲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

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傌音罵
然則堂不亡陛虖。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
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夫望夷
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
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
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
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
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
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

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

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恥、頓音鈍奊詬
亡節、奊詬謂無志分也奊音胡結反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
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挻之矣、主
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
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
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粹純也言其埶悉在羣下
俱亡恥、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
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
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亡

別者不曰汚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何問也聞譴何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辠耳請室請罪之室殺牲者以盤水取頭血故示若此也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弛廢也自弛廢而死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辠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

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王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

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恧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此疏作七段讀一段進言之端二段諸侯踰制三段匈奴侮嫚四段風俗奢靡五段民不知禮六段太子不早諭教七段戮辱大臣然本疏一痛哭二流涕六長太息不能盡合史之删鉄者多已

流弊六朝文末息不能盡合也三國聲音文已

太子不早諭教七段殺身大臣然本流且流異二

段的如停變四段風俗奢靡五段民亦難遷大段

此統作七段讀一段進言之論二段謂美論削三

之人終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且合論古之所致也主上何屢惡此之不爲而須彼

漢書 奏議

雲間　許淸衢介天　方允升本生

顧在觀覲生輯評　顧之莘宗之參訂

句章陳　裕廣生　陳　祐天生

鼂錯 潁川人學申商刑名爲人峭直刻深文帝時爲太子家令得幸太子號曰智囊

勸上敎太子以術數書

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群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

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而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為也臣之愚誠以為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為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為心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

裁察、

三代而下賢明之君純用術數矣若景帝直不問

書說非能用者也

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夫

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為功。臣竊觀皇太

書說非能用者也

子[illegible]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

三代而下賢明之君純用術數矣若景帝直不問

守[illegible]

裁察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

鼂錯

錯上募天下入粟拜爵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

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
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
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
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
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
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
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
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
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

輕微易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
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
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
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
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
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畮百
畮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
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
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

往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奇贏謂有餘財而蓄聚奇異之物也一說音居宜反）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埶，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

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
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
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
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
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
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
夫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
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
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

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
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
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
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
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
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
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
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
下之粟必多矣

入衆之議發自家令坐而言之起可施行文字深

峭敬輿出沒其中而不厭

鼂錯潁川人學申商刑名爲人陗直刻深文帝時爲太子家令得幸太子號曰智囊景帝卽位以爲內史言事輒聽幸傾九卿遷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七國反爰盎言上誅錯上曰我不愛一人謝天下要斬東市

上言兵事 是時匈奴彊數寇邊

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敺畧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

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
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
其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
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
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
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
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
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
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

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閒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
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
戟之地也劒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蘢支葉
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阸
相薄此劒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
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
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
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
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

士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埶，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

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騶音馬騶之騶射者騶發其用矢者同中一的言其工妙也）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革笥以皮作如鎧者被之木薦以木板作如楯）下馬地鬬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

爲小以彊爲弱在俛卬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

二事兵家常法以蠻夷攻蠻夷奇妙翹邃務畏不

能到

[illegible]習爲兩在使伸其間其以人之身[illegible]

則[illegible]敎者一若並也若王之道自必爲合分合[illegible]

我[illegible]屬爲之操束縛者其要握乎個各長長[illegible]

故時于照之緊用[illegible]要動亦劑矣盃以總部之長皆

分明爲佈知其精從無職其必者以體下之調節分

公理有捨法以此帶之于地逆推則以審求其官則

自治事相爲表裏各用其長長技者加之以教能專之

一致也。

箋注[illegible]家常法以以[illegible]典交將或者妙[illegible]法[illegible]

言當世急務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粤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粤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密理謂其肌肉毳細毛也其性能寒能讀曰耐揚粤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

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恐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圍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

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刼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竟、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壄、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畮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絶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

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渠荅鐵蒺藜也藺石城上雷石也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調謂筭度之也爲中周虎落虎落者外蕃也先爲室屋具田器迺募辠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迺募以丁奴婢贖辠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迺募

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

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

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

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

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此承上向之言謂官為備價贖之耳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

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

習地執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

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

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計謀之出乎前聖未及前聖永遵斯奇材矣此書遂

爲施用于吳萬世之福

鼂錯

復言塞下 上從錯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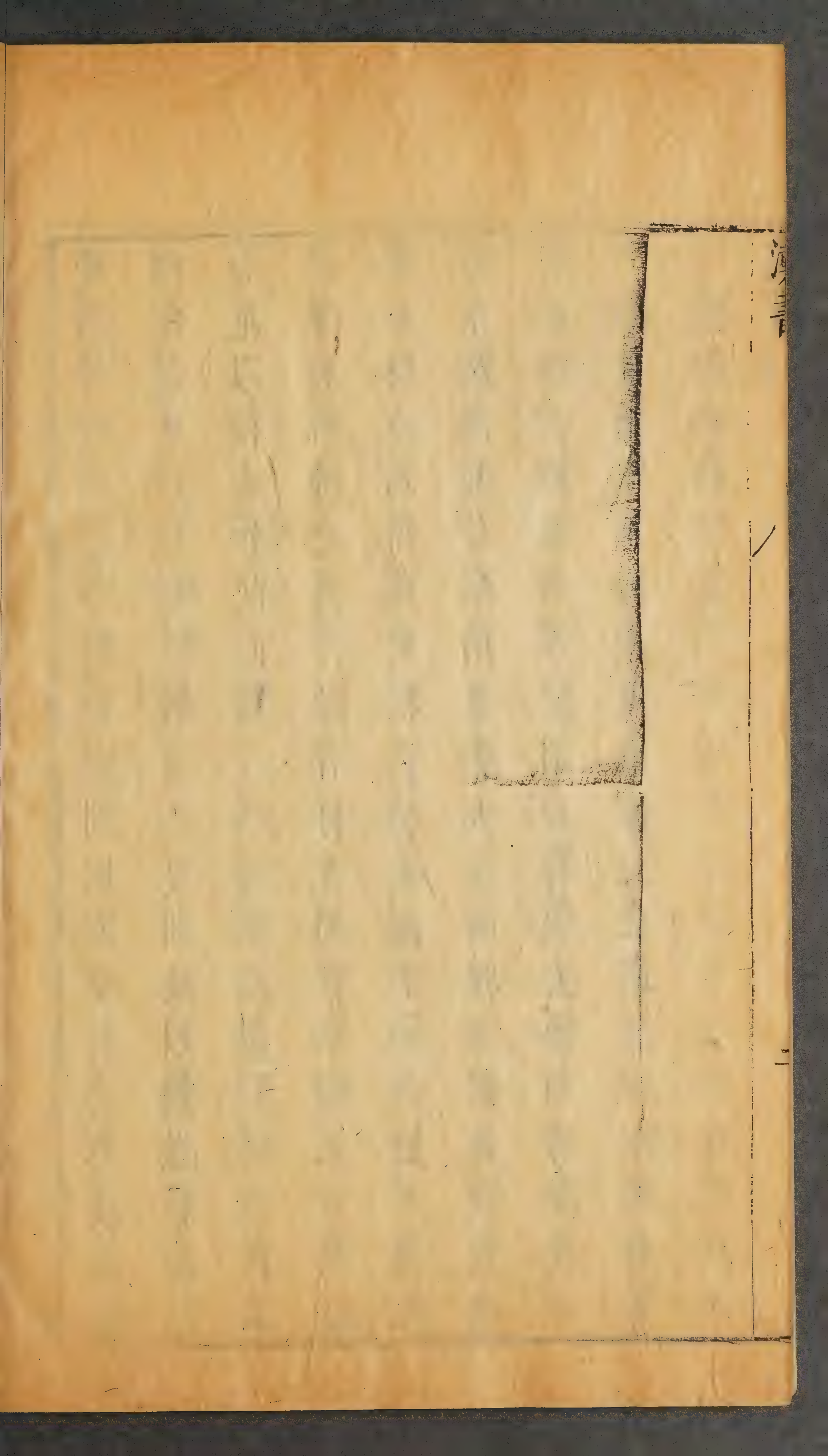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䘏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屮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

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之往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假音假借之假五百帥名也）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有保護之能者也）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

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
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
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
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
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
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
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

如身至塞下區處徙民如身在戰陣踴躍赴虜可

想家令得意處



南粤王 趙佗真定人二世時爲龍川令秦滅佗自立爲南粤王

去帝號上書 陸賈至南粤王頓首謝下令國中去帝制因爲書

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粤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爲南粤王使爲外臣時内貢職孝惠皇帝即位義不忍絶所以賜老夫者厚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別異蠻夷出令曰毋予蠻夷外粤金鐵田器馬牛羊即予予牡毋與牝老夫處辟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内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

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粤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敢發兵以伐其邊。且南方卑溼。蠻夷中西有西甌。其衆半羸。羸謂劣弱也南面稱王。東有閩粤。其衆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

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粤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爲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以聞

皇帝陛下

佗亦識時務之俊傑也

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
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
不聽鐘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
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
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

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下帷講誦三年不窺園武帝即位以爲江都相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希世用事仲舒嫉之弘上言使相膠西王病免年老壽終于家

## 賢良策對一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廼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廼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亾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

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還讀曰旋)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

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雅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亾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亾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頌至今不絶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
反其所操持悖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
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
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非天瑞應誠而至書
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
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
積善絫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群
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
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

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

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倈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謂正月也）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

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

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于天故先王莫之肯爲
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
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
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
之意隱公始卽位何不稱一年而曰元年也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
者辭之所謂大也易稱元者善之長也故曰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
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
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
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

壹於正、而亾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

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于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亾道以失天下秦

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

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于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

五者修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
延及群生也
不舒展不聯屬此條辭之悉也即晁家令不能免
此文無之

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
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
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

董仲舒

賢良策對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虖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言轉承師說而學之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

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悳

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于天故超然異於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

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

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于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摩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

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

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

亡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致至極也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廑能勿失爾若迺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

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集今。一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可黨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

況人羣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蹵民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大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

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所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

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

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者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

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効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

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講道學於漢後易講道學於漢時難少所推道也性命之指勉彊之說實自董子創發至于罷黜百家以尊孔子表章六藝以滅邪說豈非孟子之後一人

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講道學於漢後易講道學於漢以前難少所區[illegible]也

性命之指與疆之說實自董子創發至于宋儒百

宋以尊孔子表章六藝以滅邪說豈非孟子之後

一人

董仲舒

說上限民名田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仟伯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

力役三十倍於古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都官者也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於古也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 董仲舒

### 火災對

武帝建元六年六月遼東高廟災四月高園便殿火

董仲舒對曰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
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
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按
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孰而孔子之聖方
盛夫以盛聖而易孰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埶可
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禮之物天災
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已見皋徵而後告可去

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公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爲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季氏亡道久矣、前是天不見災者、魯未有賢聖臣、雖欲去季孫、其力不能、昭公是也、至定哀迺見之、其時可也、不時不見、天之道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久矣、至於陛下時、天迺災之者、殆

亦其時可也昔秦受亾周之敝而亡以化之漢受亾秦之敝又亡以化之夫繼二敝之後承其下流兼受其猥難治甚矣又多兄弟親戚骨肉之連驕揚奢侈恣睢者衆所謂重難之時者也陛下正當大敝之後又遭重難之時甚可憂也故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雖敝而重難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廼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廼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

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內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辠在外者天災外辠在內者天災內燔甚辠當重燔簡辠當輕承天意之道也

漢世重災異董仲舒京房劉向父子馳騁穿貫曲鶩其說雖于道有未合莫不可驚可喜愈引愈奇此對又其明白洞達卓然可訓者也

公孫弘 菑川人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武帝初招賢良文學弘年六十以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免歸元光五年復徵對策擢第一

## 賢良策對

弘對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歛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

姓官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逡言有次第也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則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利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令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

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
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
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
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
弟德配天地明竝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
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
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
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
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

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
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
施不可於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
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
本也臣聞堯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
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
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
禍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弘愚戇不足以奉大
對

雖無奇謀高論然體自峻潔不知者當以爲平平

武皇帝眞具眼耳

廷尉信

吏坐臧議 景元年七月詔曰吏受監臨以飲食免重受財物賤買貴賣輕廷尉與丞相更議著令

廷尉信謹與丞相議曰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行謂按察也其與飲食計償費勿論。它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臧爲盜。沒入臧縣官。吏遷徙免罷。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送財物。奪爵爲士伍。免之。有爵者奪之使爲士伍有位者免官也無爵。罰金二斤。令沒入所受。有能捕告。畀其所受臧。

漢法刻深始於景帝然以自敗貪亦不爲過

有司

不舉孝廉者議 元朔元年詔曰興廉舉孝庶幾成風二千石博士議不舉者罪

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廼加九錫不貢士壹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

